

作者按语

1919年6月28日签署的《凡尔赛和约》正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凡尔赛和约》墨迹未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又开始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凡尔赛和约》签署后仅仅几个月，意大利的一个浮夸政客贝尼托·墨索里尼就建立了反民主的法西斯党，党员都身着黑衫，两年后该党控制了当时软弱的政府。墨索里尼妄想扩张意大利帝国，复兴古罗马帝国的光荣，于是他开始组建现代化的陆、海、空三军。

《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只能拥有10万平民志愿兵的军队，并禁止它拥有飞机和大炮。1921年，这些抑制措施被巧妙地一一化解。军队的成员并非平民志愿兵，而是精锐的战时军官团。苏联同德国签订了秘密协定，为德军制造坦克、飞机、大炮、炮弹，甚至是毒气。

20年代末的日本，军阀成为国家的统治阶层，他们草拟了《田中奏折》——一个征服太平洋、最终入侵美国的宏伟计划。

整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6年间，全球列强都企图通过大量的秘密战略，获得军事、政治、经济和心理方面的优势。这些秘密战略对战争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应用在战场上。这些秘密行动包括使用间谍、密探、搜罗叛国者、窃取图纸、贿赂、陷阱、破译密码以及绑架或暗杀显赫人物。

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对这些暗中发生的事情大部分都不屑一顾，认为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们确实发生了，并且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

在过去几年中，我搜集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并将它们按年代

顺序编排，试图在本书中再现那些引人入胜、变幻莫测的事件。取得材料的渠道包括亲自或电话采访秘密活动的参与者或同某个秘密活动有关的人、一些搜集了丰富的二战情报的业余历史爱好者、官方档案、媒体报道、由可靠的作者撰写的书籍和文章、解密文件。

威廉·B·布鲁尔

目录

第一部分 暴风雨前夕 /1

- 1 非法秘密搜查和 X 夫人 /3
- 2 希特勒的密友：一名美国间谍 /6
- 3 “不让我进去，就别想放电影！” /9
- 4 希特勒在伦敦的“神秘间谍” /12
- 5 窃取绝密投弹瞄准器 /18
- 6 侦探目标：巴拿马运河 /23
- 7 盖世太保来到纽约 /28
- 8 在美国实践“纳粹心理学” /32
- 9 绅士农场主飞赴伦敦 /34
- 10 “不光明正大”的暗杀计划 /39

第二部分 战争爆发 /41

- 1 “接管‘英国战俘’” /43
- 2 特工 X 与教皇密谋 /47
- 3 间谍剪报能手 /53

- 4 丹麦的爱国窃贼 /55
- 5 在北非沙漠中巧布疑阵 /58
- 6 纳粹的犹太朋友 /60
- 7 联邦特工在南美 /64
- 8 反英“神经战” /70
- 9 希特勒的混凝土游鳄 /74
- 10 窃听德国空军机密 /75
- 11 接待童子军官员 /78
- 12 “我们是来炸翻美利坚的!” /80
- 13 弗莱克菲尤尔镇的假卖国贼 /84
- 14 单人间谍机构 /91

第三部分 冲突蔓延到太平洋 /99

- 1 一个英国人的复仇行动 /101
- 2 美国大使馆里的间谍 /103
- 3 纽约港的“福音传道者” /106
- 4 蒙大拿机场的对峙 /109
- 5 墨西哥的秘密贿赂 /113
- 6 紧急任务：隐藏苏伊士运河 /115
- 7 太平洋上的秘密巡航舰 /120
- 8 四个蛙人对付两艘战船 /123
- 9 珍珠港的高级间谍 /128
- 10 华盛顿的美国变节者 /134

第四部分 战争的转折点 /137

- 1 世界上最富有的间谍首脑 /139
- 2 密谋炸毁美国泛美空中快客 /143
- 3 幸运的希特勒 /146
- 4 隆美尔的密探 /149
- 5 知情过多的科学家 /152
- 6 托里哥尼镇的狗 /157

- 7 卡萨布兰卡的计谋 /160
- 8 智胜狡猾的“沙漠之狐” /163
- 9 两名法国领航员偷偷逃出摩洛哥 /169
- 10 “匍匐”小组和原子弹科学家 /172

第五部分 终结的开始 /177

- 1 不死的间谍 /179
- 2 炸毁机车厂 /184
- 3 阿尔及尔的神秘人 /188
- 4 绝密：空降骡子 /192
- 5 美国的 15, 000 名秘密审查员 /194
- 6 逼降意大利舰队 /199
- 7 用巨无霸蒙蔽敌人 /204
- 8 备受折磨的图卢兹盖世太保 /208
- 9 X 艇拜访“特匹兹号” /211
- 10 一个法国男孩和他的音乐老师 /215
- 11 新年前夜的核警报 /218
- 12 欧洲上空的“魔鬼之音” /221
- 13 密室中的千钧一发 /223
- 14 掩盖“芝加哥地平线” /225

第六部分 曙光重现 /231

- 1 一位美国上校的私人航线 /233
- 2 绑架德国将军 /237
- 3 轰炸日军司令部 /244
- 4 与炸药“共舞” /246
- 5 “刀疤脸奥托”的特殊任务 /250
- 6 潜入“犹他”海滩 /254
- 7 X2 特工在瑟堡 /257
- 8 秘密目标：德国的原子能科学家 /260
- 9 化名为“格雷格”和“艾格” /266

- 10 在鲁尔地区与盖世太保“捉迷藏” /272
- 11 两名“专家”的暗杀任务 /277
- 12 T 部队搜寻化学武器 /282



第一部分 暴风雨前夕

1 非法秘密搜查和 X 夫人

对外界来说，30 年代初期的美日关系看起来真是好极了。两国间文化交流频繁；美国的一支全明星棒球队，在传奇人物贝比·鲁思的带领下，每年都在日本参加一系列表演赛，观众往往挤满了体育馆。然而在暗中，一场没有宣战的情报战正在两国海军情报部门的密码破译工作人员之间紧张地展开。

1933 年 2 月，一个日本裁缝拜访了美国驻神户的领事馆。他微笑着，优雅地鞠躬，解释说，作为两国友好的一种表示，他将非常荣幸为领事馆的外交官们定制手工服装，价格非常优惠。他展示了带来的布样，并收到了好几个美国人的订单。

此后的几周中，这位可爱风趣的裁缝就成了领事馆的常客——接收订单，甚至帮忙做一些杂活儿。他渐渐取得了美国人的完全信任，已经不再需要向门卫出示特别通行证了。他甚至可以自由出入一间有保险箱的办公室。经小心打探，他得知，保险箱里装的是美国的密码。

事实上，这个“裁缝”是日本秘密警察机构的一员。他贿赂了一名低级外交官，让他去“借”保险箱的钥匙，之后制作了钥匙的蜡印，并根据蜡印配制了一把新的钥匙。整个事情他干得既精明又小心。

1933 年 4 月下旬一个星期 6 的晚上，这个日本“裁缝”得知，领事和一些使馆工作人员正在当地的一家艺妓馆里，于是，一支秘密警察小分队开始对美国领事馆进行非法秘密搜查——情报业对秘密进入的通称。他们事先得到简明扼要的任务通知，并持有一份领事馆底楼的详细平面图。这些人轻而易举就撬开了办公室的门，用“裁缝”的钥匙打开保险箱，拿到了美国国务院的“灰密”。

就像一台上足了油的机器，他们飞快地拍摄下密码本的每一

页，然后又把它放回保险箱，并且很小心地照原来的位置摆放。然后，盗贼们悄悄溜出了大楼。此次行动干得很漂亮，直到几年后美国人才知道，他们的“灰密”早已被日本人窃取了。

他们如此简单轻松地进入美国领事馆，不由使日本秘密警察机构大感振奋。于是，该机构组织了一整套人马——保险箱撬锁专家、摄影师和技术人员，来协助海军情报部门对美国其他外交机构和其他国家的领事馆进行非法秘密搜查活动。这些盗窃活动通常是经过苦心策划的。一支小分队进入使馆后，五六个人会守在门外，一旦有危险迫近，他们就大声吵闹，提醒注意，以使里面的人有时间逃脱。

很快，东京的情报部门就能读到英国外交部刚刚用密码发自伦敦的情报。这得益于非法秘密搜查小分队对英国驻大阪领事馆的拜访，而英国方面对此一无所知。

然而有一次，这些一向谨慎小心的日本盗窃艺术家们却把事情搞砸了。他们在行窃美国驻东京海军武官办公室时，留下了蛛丝马迹，暴露了他们的夜间活动。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局准确地推断出，美国海军现在正在使用的密码已经被日本人破译了。

结果，美国驻日本各领事馆的安全工作加强了。保险箱上的锁或者换掉，或者升级，来客通行系统也得到广泛改善，一套更为复杂难解的密码被投入了使用。

为了迷惑日本无线电窃听人员，美国海军继续间或用已被窃取的密码发送情报。所发的信息离题甚远，有时根本没有意义。他们希望，这些无线电诡计能使日本的情报人员在搜寻情报时不断地陷入死胡同。

同时，由于美国特工从没有进行过非法秘密搜查活动，日本人也从未怀疑美国海军情报局（ONI）的密码专家已经破译了日本皇家海军的“蓝密”，并获取了绝密的情报往来。华盛顿海军情报局密码信号部的密码专家阿格内丝·梅尔·德里斯科从1930年起，花了3年时间，经过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才破译了极其复杂的“蓝密”。

德里斯科是美国海军中无以匹敌的密码专家，她所在的部门

在 ONI 中代号为 OP-20-G。她在自己穿军装的同事中享有最高声誉，被亲切地称做 X 夫人。作为美国密码专家中惟一的女性，她对这一点非常敏感。如果没有她，美国密码界就是男人的世界了。因此，德里斯科尽量深居简出，部里其他人从未受邀同她及其当律师的丈夫进行任何社交活动。

最初接到破译“蓝密”的任务时，X 夫人面临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要破解出由 850,000 个基本组构成的密码的含义。而且当时部门之间争斗盛行，而她的老板——海军信息部的负责人拒绝她让美国海军情报局秘密搜查日本使馆，来帮助她破译复杂的“蓝密”的请求。

X 夫人知道自己只能靠密码分析来揭开谜底，但是她没有畏缩。她从纽约情报员定期用船运来的麻袋中获得了帮助。这些麻袋里塞满了纸片，很多纸片上潦草地写着“蓝密”的内容。这是美国海军情报局的特工在日本驻纽约使馆后的垃圾箱中搜劫出的。

直到 1938 年 11 月，日本人才开始采用一种新的密码。此前美国人对他们用“蓝密”发送的秘密情报了如指掌。之所以换用新密码，显然是因为日本安全部的官员们在一次“泄露”调查中得知，使用了 8 年的蓝码已经被破译了。

2 希特勒的密友：一名美国间谍

1933年初，曾经是奥地利房屋油漆工的阿道夫·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后不久，便把自己多年的密友恩斯特·弗郎兹·汉弗斯塔恩格任命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后来的纳粹党——外事新闻秘书这一权势显赫的职位上。汉弗斯塔恩格外表粗笨，只有6英尺4英寸高，人称“Putzi”，意思是小家伙。

这个福斯塔夫式的小家伙生性活泼，深受希特勒的器重，希特勒很喜欢他陪伴左右。这种殊荣是纳粹的其他几个大人物——例如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海恩里奇·希姆莱等——享受不到的，他们觉得小家伙是个讨厌的大嗓门儿。在一次有很多柏林精英参加的招待会上，小家伙咆哮着辱骂宣传部长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是一条脏狗。之后戈培尔在纳粹统治集团（除希特勒外）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汉弗斯塔恩格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他青年时代居住在德国，一战后赴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一个商业管理的学位。

1923年回国后不久，小家伙就迷上了地位正在迅速上升、能言善道的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的本名叫希克格鲁伯，这是他未婚母亲的姓。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啤酒城里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并试图吸引听众加入其当时还势微力薄的纳粹党。

汉弗斯塔恩格迫不及待地与希特勒取得了联系，听从他的召唤。1923年11月8日，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纳粹领导人因为试图推翻慕尼黑的巴伐利亚政府而被捕，然而小家伙却仍然忠于自己的偶像。希特勒和他的助手鲁道夫·赫斯被判有罪，刑期三年。当他获释时，迎接他的，仍是忠诚的小家伙。

几年后的1937年初，小家伙成了一些不明人物（无疑是希特勒身边的人）的敌对目标，他们策划了一场戏剧般的奇异行

动，意在除掉这个讨厌的大嗓门儿。小家伙接到一封缄口信，上面签有希特勒的大名。他被告知，元首希望他随等候在柏林机场的飞机升空后才能打开信。

信中大肆赞扬了小家伙对元首的忠诚，于是不假思索登上了飞机。机窗的玻璃被遮住了，他也没起丝毫疑心。

飞机一升空，小家伙就开始阅读元首的命令。命令让他在西班牙降落，那儿正在进行一场血腥的内战。之后他要向希特勒报告神鹰军团的表现。由 5000 名德国“志愿兵”组成的神鹰军团是元首派往西班牙的，以帮助杰那热里斯墨·弗郎希斯科·弗郎哥的民族主义分子抵抗由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起义者。

由于飞机的窗户被遮住了，小家伙并不知道，飞机只是在德国的上空打转，可它装模作样，好似在飞越西法边境高耸的比利牛斯山脉。间或，飞行会降落加油。

慢慢地，小家伙意识到他中计了，柏林那些权势显赫的敌人们策划了这个精密的计划来“除掉”他，这极有可能。于是，趁一次加油的机会，他从飞机上逃了出来，拼命朝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冲去。当然，他震惊地发现，自己不在法国，也不在西班牙，而仍然在德国。他继续逃跑，一刻也不敢停留，直到抵达英国。

小家伙的叛逃很快就传到了德国谍报局那里。到达英国几个星期后，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将军——纳粹图腾柱上的第二号人物——给他发去了一封信。

“我们只是想给您一个机会，考验一下您曾经发表的某些过于大胆的言论。”圆滑的戈林这样说。他向叛逃者保证，柏林方面对他并无敌意，戈林将军以自己的名誉担保他在第三帝国的安全。

然而，小家伙无意接受戈林的名誉担保，他显然决定投身到英美的间谍活动中。几个星期后，他在特工的护送下抵达美国，化名居住在布什山庄。这是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乡村的一块地产。他在这里过着舒适的生活。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后三天，阿道夫·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于是，汉弗斯塔恩格为他的新主人投入到了

一场秘密任务中。华盛顿的宣传和心理战专家们定期拜访布什山庄，向这个德国人咨询如何改进其针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计划。

在反对自己祖国的宣传战中，小家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被派往华盛顿并被引见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这样，他就成了仅有的几个同德美两国首脑都有接触的人之一。

整个大战期间，小家伙一直是美国政府的“客人”。他的情报、他对纳粹统治集团思维方式的深刻了解以及他新闻秘书的背景，使他能够就如何利用宣传最好地应对自己的老朋友希特勒提出明智的建议。

3

“不让我进去，就别想放电影！”

1934年秋天的一天，一艘美国战舰“宾夕法尼亚号”停靠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个港口。作战部的助理军官及情报科长约瑟夫·J·罗谢福特少校拜访了负责主要炮塔的爱德文·T·莱顿上尉。

“爱德文，我们在长滩有一个海军医生，同美国海军情报局的一支特工分队一起工作。”罗谢福特说，“他们正在监视当地日本人居住地的情况。他刚刚报告说，今天到达的一艘日本油轮上有一部特殊的电影，准备明天晚上放映给当地的日本人看。我们怀疑这部电影有颠覆性。”

赞助放电影的是一个叫做“日本公民爱国协会”的社团。在长滩，他们从夏尔石油公司租了一个礼堂放电影。当然，夏尔石油公司并不知道电影的宣传性质。莱顿反复考虑了自己的任务。他意识到，作为一个白种人，自己很可能被拒之门外。

电影放映的那天晚上，莱顿穿着一身印着假冒的公司名字的工装，扮成一个灭火检查员，一只手拿着灭火器。如他所料，他在门口被挡住了。莱顿大声嚷嚷说，自己到这儿是为了保护夏尔公司的财产，他手中挥舞着假证明，以证明自己同夏尔公司的关系，表演得淋漓尽致。他声称，自己的工作是在确保电影放映时礼堂里没有人抽烟。

很快，日本公民爱国协会在当地的社长来了。莱顿假装对日语一窍不通（事实上他精通日语），晃着假证明，要求放自己进去。

“出去！”主席大声叫道。

“不让我进去，就别想放电影！”莱顿叫道。

电影要开始了，聚集在礼堂中的大约300人有些焦躁起来。主席皱了皱眉，把莱顿叫到礼堂里。

莱顿在礼堂里走来走去，一边多管闲事地让人们熄灭香烟，

一边又不时地朝屏幕上扫一眼。影片的大致情节是说日本的天皇制度是天赋的，而美国的民主则是腐败的，是让少数有钱人压迫穷人的民主。

很明显，制片人希望激起日本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电影的一部分讲的是在 20 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日军占领了俄方的一个阵地。他们站在墙上，用力挥舞着日本国旗，喊着“万岁！”

影片的一个卡通镜头描画的是约翰·比尔旁特·摩根，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正推着装满千元大钞的手推车从匍匐在地的穷人身上轧过去。

爱德文在观众中穿梭行走，他的灭火器就放在角落里。这时，一个好奇的日本油轮水手决心把这个怪模怪样的家伙搞个清楚，就把它翻了过来，结果喷了一脸的泡沫，还弄得满地都是。

莱顿，夏尔石油公司的“忠实雇员”，在电影结束后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日本公民爱国协会的会长给了他一张 5 美元的钞票，也许是出于尴尬吧。

莱顿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诺弗，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由于在第一次地下工作中表现出色，他很快就被委派了新的机密任务。海军少校罗谢福特告诉现年 30 岁的莱顿，有一个日本间谍在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一带活动。阿留申群岛是一系列火山岛，从阿拉斯加半岛的顶端向西延伸 900 多英里。罗谢福特说，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约瑟夫·M·里弗斯上将希望“清除”掉这个间谍，以防他探测到里弗斯舰队的情报，因为舰队马上就要到这里执行任务了。

荷兰港海湾建有美国的一个海军基地。据说，大约在 18 世纪初有一艘荷兰船只驶入这个海湾。这是第一艘驶进这个海湾的船，荷兰港因此得名。

两星期后，莱顿身穿便服，下船悄悄登岸荷兰港。他乘坐的是比太平洋舰队先行到达的海军油轮“布雷诺号”。莱顿上尉同伊利里克居民区的邮政局长取得联系。他出示了证件，并告诉他自己任务。邮政局长也是一个联邦法官，他说这里只有一个日本人：清水先生。

莱顿很快发现了清水和他当妓女的阿拉斯加女友从事间谍活动的迹象。然而，证明他们有罪的程序会拖得很长。因此，莱顿同联邦法官一起想办法，把清水和他的女友送进了当地狭小阴暗的监狱，至少要让他们呆到太平洋舰队完成在阿留申群岛的活动之后。至于罪名嘛——非法向爱德文·T·莱顿出售私酒。

“清除”这两个日本间谍的代价实在是微乎其微：花两美元向清水买烈酒；花两美元买通基地的一个美国水手，让他暴露贩卖私酒的妓女。

莱顿干得不错，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上级的表扬。然而，之后他会知道，并不是太平洋舰队的所有人都喜欢他。大批的海员在上岸假期期间涌入了伊利里克。当他们得知城里只有一个妓女，而她现在却被关在监狱时，不禁心怀怨恨。

两个水手急急赶到监狱，大声要求保释她——她不过是卖了一瓶烈酒而已，算不上什么大过失。他们当然不是真正为她感到痛苦。结果是，他们的请求犹如石沉大海。

4 希特勒在伦敦的“神秘间谍”

1936年2月11日，纳粹德国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上将要求即刻面见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名为德国总理，实际上自3年前篡夺政权后一直是一个铁腕独裁者。鉴于卡纳里斯口气急迫，元首于晚上8点在柏林的总理公署召见了他的王牌间谍。

卡纳里斯是个神经质的小个子，还有点口齿不清。一战期间，他是威廉皇帝最成功的间谍之一。现在，他几乎在世界各国政府内都布有暗线。卡纳里斯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上面用法语标有“绝密”字样。他说，这是他手下最能干的一个特工刚从一巴黎政界高官处“获得”的。

这份文件让人大吃一惊——这是法苏两国高层外交官之间一次机密会议的副本。会议上两国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遭德国武装入侵，两国将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挫败希特勒声称要在欧洲扩张领土的计划。

卡纳里斯上将刚刚离开办公室，希特勒就召见国防军总司令韦内·冯·布隆柏格将军，命令他立即汇报，并向他发布命令，准备尽早实施“舒朗行动”（军事演习）。

“舒朗行动”由一批精挑细选的军官策划。演习要求德军进入并占领莱茵河地区。莱茵河地区包括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一部分领土，这部分领土在1925年由欧洲七国共同决定解除武装并宣布中立。

莱茵河计划的真正目的甚至不为德国的高级官员所知，他们对外声称这不过是一次训练演习（就像其密码代号所表示的那样），为的是给那些策划人员找点事儿干干。这是冯·布隆柏格将军散布的说法，即使是对自己最亲密的心腹他也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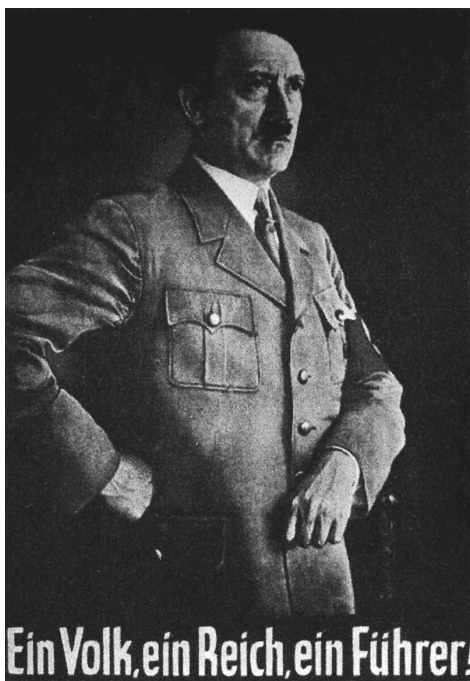
2月27日布隆柏格觐见希特勒，并禀报说准备工作已初步完成。元首把日期定在仅仅9天之后的3月7日。

第二天，布隆柏格在国防军总部召见了总参谋部总参谋长鲁德维格·贝克将军和陆军总司令韦内·冯·弗里奇将军。布隆柏格向他们抛出了一颗巨型炸弹：“舒朗行动”并不像被告知的那样仅仅是一次野外演习。实际情况是，希特勒已经命令陆军在六天后出发。

布隆柏格告诉两位年长的指挥官，这将是一次“突袭”，并希望是一次“和平演习”。贝克和弗里奇震惊了。弗里奇指出，他只有一支 35,000 人的军队去执行这样一次冒险行动，而且只有一个师能够作战。贝克加重了弗里奇的疑虑，说法国人会立刻调出 20 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师，直扑弗里奇的小军队。“法国人会把我们剁成肉馅的，”贝克强调指出。

为了希特勒即将发起的这次行动，卡纳里斯上将的反间谍机

鼓动性标语：
“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一个领
导！”（图片来
源：美国陆军）



关在莱茵河地区派驻了特工。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警告信号传递回德国。在莱茵河地区进行间谍渗透活动的总部设在莱茵河东岸的德国大城市明斯特。反间谍机关打着“民间商业公司”的幌子进行活动。

间谍们向明斯特方面报告，法国人正从法国各地调集军队加强与德国交界处的防御工事。卡纳里斯甚至向希特勒出示了一份法国人草拟的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调集 13 个师的命令的精确副本，这是一次精彩的情报胜利。

德国空军的电子监控器系统早先已经破译了法国外交官的密码，并且稳稳地截获了法国大使从柏林发往巴黎的至关重要的信息。大使警告说，希特勒计划占领莱茵河地区。这样希特勒保密的计划差一点儿就落空了。

同时，驻伦敦的德国武官对英国政府意向的估计也令人沮丧。一名武官说，“我在（英国）国防部的一个好朋友”告诉他，一旦希特勒胆敢武力侵占莱茵河地区，英格兰就会立即投入战争，站在法国一边。

此刻，在柏林召开的三位德国最高指挥官的会议上，气氛沉重。冯·布隆柏格将军对那一大批宣称法英两国将参战的情报一清二楚，他透露给贝克和弗里奇两人一个对策：如果“舒朗行动”遭遇法军重兵抵抗，便即刻通过莱茵河各桥急速撤军。

布隆柏格知道贝克和弗里奇两人有点泄气，想阻止德国将要采取的军事冒险行动。他们相信“舒朗行动”会引发一场灾难，结果也许会使德国又一次被法英两国全部占领，就像 1914~1918 年战后的情况一样。在弗里奇和贝克的坚持下，布隆柏格带他们去面见元首，让他们当面讲清楚自己的不详预感。

希特勒的口吻很严厉，这是他对付冥顽将军的惯用方式：“我有绝对可靠的消息，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动一兵一卒的！”他呵斥道，“你们等着瞧吧！”

尽管贝克和弗里奇两人都讨厌希特勒，但他们别无选择。在夜色的掩护下，三个营的小分队穿着厚厚的掩护衣，潜伏到莱茵河桥边发动进攻处。一旦法军攻击，就只有这支薄弱的先头部队

率先过桥回撤，以减少损失。

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会如此固执、强硬地反对他的高级军官的专业性建议，并对大批称法英两国将联手的情报不屑一顾呢？况且这些情报从巴黎和莱茵河地区的反间谍机关潮水般涌向柏林？希特勒的坚定立场来自于他在英国的非常联系人——他的私人“神秘”间谍。这位神秘间谍，即使是他的高级军官和反间谍机关也不知晓。

这个非同寻常的特工获得的情报毋庸置疑，因为它们来自英国最高层——国王爱德华八世。爱德华是过去的威尔士亲王、英国王太子，于1936年初其父乔治五世驾崩后继承王位。神秘间谍获得的情报同其他涌向柏林的报告正好相反。

希特勒的神秘间谍是55岁的利奥波德·古斯塔夫·亚历山大·冯·赫施，德国驻英国宫廷的大使，他同王族关系密切。玛丽王后甚至称这位温文尔雅、衣着考究的职业外交官为“我最喜欢的外国人”。

王太子早在加冕继承王位之前，就同赫施是忠诚的朋友，高尔夫和网球场上的老搭档。王太子称这位德国人“利奥”，而大使称呼这位英国人“戴维”。当王太子陷入与一个离婚的美国女人沃利斯·沃菲尔德·辛普森夫人的热恋中时，他遭到了家族和政府高层领导的连续打击。王太子在感情危机中总是寻求他年长的德国朋友“利奥”的建议和安慰。“利奥是我最好的朋友”，饱受情感创伤的王太子对他的一个心腹朋友说。

同时，德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僚们却牢骚满腹。他们不高兴自己国家的大使去奉承大英帝国的王位继承人，说他不够“纳粹”。部里不知情的人甚至谈论着要换掉赫施。他们并不知道，大使实际上是元首在英国的私人侦探。

乔治五世驾崩的当天早上，冯·赫施大使向驻柏林的外交部长冯·诺伊尔特男爵发送了一封长信。赫施说，爱德华八世虽然同他的父亲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在其他方面却非常不同。“虽然先王对德国确实不满，爱德华国王却对德国怀着友好的同情心。”他还说：“在我们频繁而且经常是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深信这种

同情是根深蒂固的。”

赫施在信的末尾说：“不管怎样，我们应该相信，坐在英国王位上的统治者对德国不乏理解。”

同时，反间谍机关在巴黎法国军事统帅部的地下工作者告知柏林方面，在希特勒准备占领莱茵河地区时，陆军总司令莫里斯·加梅林将军已经通知政府领导，他无法派遣自己的部队抵抗德国人占领莱茵河的任何行动，除非得到英国的支持。

这样，爱德华八世就成为决定欧洲的战争与和平的关键人物。因此，冯·赫施大使向柏林保证（也许是在同新王谈话之后），英国人不会协助法国人在莱茵河同德国作战。这为实施“舒朗行动”开了绿灯。

3月7日中午，面对狂热欢呼的听众，阿道夫·希特勒站在（已经成为傀儡的）国会大厦的讲台上咆哮道：“议员们！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在帝国的西部各省，德国军队正挺进未来和平时期的要塞……”

雷鸣般的欢呼淹没了他的声音。得知德国军队正进军莱茵河地区的消息后，国会议员们都欢呼雀跃，伸直手臂行纳粹礼。

阿道夫·希特勒是个演技高超的演员，此刻完全投入到了自己的表演中。他低下头，表现得极为谦逊，等待着大家安静下来。一直等了15分钟。

就在元首结束演讲时，原准备遇到任何抵抗信号立刻回撤的德军三个营的象征性部队，此时已经跨越了莱茵河桥，深入莱茵河腹地。正如冯·赫施大使告知希特勒的，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动一根手指头阻止“舒朗行动”。

“温特吕邦行动”（“舒朗行动”的代号）是一次鼓舞人心的成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希特勒的神秘间谍。

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温特吕邦行动”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在国内巩固了希特勒的声望和权力，使他获得了空前的地位。过去任何一个德国统治者都没有获得过这种殊荣，即使是传说中12世纪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弗雷德里克二世。

同样重要的是，元首赢得了对将军们的统治地位。他们在危

机时刻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而元首却坚定不移——当然这还得感谢神秘间谍冯·赫施大使。无论如何，将军们觉得，元首在外交政策甚至军事事务的判断上都比他们更胜一筹。

最后，莱茵河地区冒险行动最重要的后果是，它使希特勒胆气愈壮，遂把目光投向了毗邻第三帝国的其他地域。

5 窃取绝密投弹瞄准器

1937年10月17日早上，阴云密布。汉斯·兰金博士一手拄着雨伞当手杖，一手拿着公文包，漫步走下德国远洋客轮“不来梅号”的踏板，在纽约的86号码头上岸。汉斯·兰金中等个头，体格结实，头发呈亚麻色，是汉堡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常务董事，这次来美国商务旅行。

码头的海关官员只对兰金的手提箱进行了例行的粗略检查，却对这位德国人的手杖雨伞大感兴趣。“这怎么用？”他好奇地问。兰金友好地做了一番简略演示。

“对间谍来说，这可真是个绝妙的办法呀！”海关检查员开了个一语双关的玩笑。兰金也跟着笑了。

然而，只有这位德国乘客知道这绝非玩笑。他确实是一个间谍。汉斯·兰金博士的头衔和汉堡进出口公司的职位都是幌子。事实上，他是纳粹德国秘密谍报局的少校，真名叫尼古拉斯·里塔。他被派往美国窃取这个国家防卫最森严的绝密之一：用于军用飞机的高精度诺登投弹瞄准器。全世界的航天界都知道，这种精密的仪器是由3个美国科学家——卡尔·T·诺登、艾尔默·斯佩里和西奥多·T·巴思独立研制的。

里塔的美国之行要追溯到1926年。那时，德国人违背结束一战的《凡尔赛和约》，开始非法地秘密创建空军。然而，由于非常缺乏现代的航空技术，他们创建空军的进程受到了阻碍。因为《凡尔赛和约》的严格限制，德国工业无法提供这样精密的技术。

于是，德国“侦探”们就被派往国外，购买市场上所有的航空器械。然而，在美国，诸如飞行器设计、自动投弹瞄准器、伸缩起落架之类的东西被列为美国军事机密，绝不出卖。

但是秘密空军的领导们却毫不气馁，他们相信买不来的可以

偷来。在 1935 年 3 月 16 日阿道夫·希特勒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并迅速建立陆、海、空三军指挥部后，德国人盗取所需的最新航空技术的行动就更加猖狂了。而自封元首的希特勒则开始公开建立纳粹国防军。

两年后，尼古拉斯·里塔少校被派往美国，执行偷盗诺登投弹瞄准器设计图的重要任务。里塔 1937 年初被征入谍报局，此前并没有执行秘密行动的经验。然而，确有两项重要的条件使他胜任这项工作：他曾在美国待了 10 年，经营纺织业，并能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不带丝毫口音。

里塔在美国的纺织厂已于 1936 年 11 月倒闭（就像大萧条中无数其他公司一样）。驻华盛顿的德国武官弗雷德里克·冯·伯蒂歇将军找到了当时一文不名、处于绝望中的里塔，建议他返回德国，加入希特勒正在急剧扩张的军队。于是，这个破产的商人乘船返回德国，接受了少校的佣金，并被派往汉堡的反间谍机关，担任空军情报部 AstX 的负责人。

里塔到 AstX 报到不久，柏林的上级就开始连续施压，要求他窃取诺登投弹瞄准器的设计图，以应用到德国科学家设计的飞机上。迫于重压，里塔决定执行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刻，里塔过了纽约海关，把手提箱和公文包托运到时代广场左侧的塔夫脱旅馆，并登记入住。里塔把手杖雨伞藏匿在壁橱里。只有他和汉堡的反间谍机关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伞是中空的，里面被用来藏匿机密信件。

抵达纽约两天后，里塔乘坐出租车，来到布鲁克林区莫尼特大街 245 号一幢土褐色的公寓前。他从出租车上下来，向四周瞟了几眼，确信没有人跟踪，然后走到门口，按了门铃。一个体格魁伟的中年男子开了门。他身穿一件有污渍的蓝衬衫，胡须也有好几天没刮了。

“佐恩先生？”里塔问道。

“是的，我是佐恩。”男子带着德国口音小心地答道。

“很高兴见到您，波普斯。罗兰问候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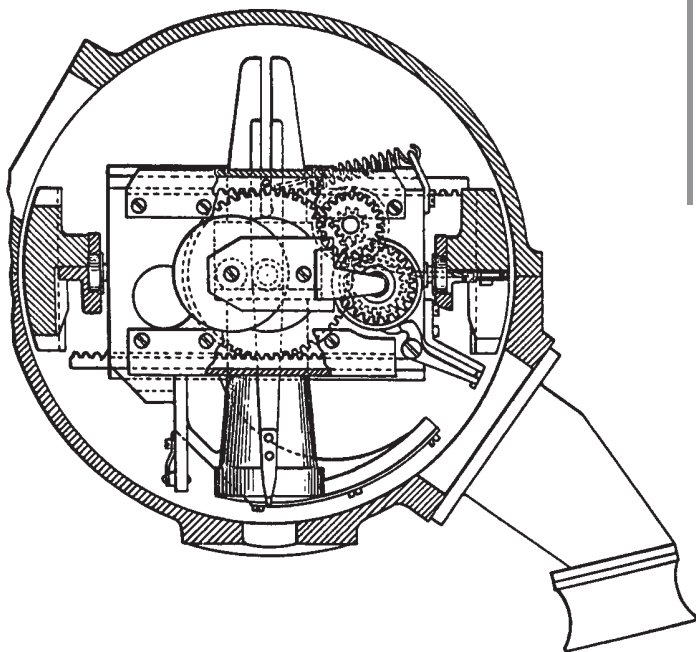
“波普斯”是特工海恩里奇·佐恩的 AstX 代号，而“罗兰”

是预先约定好的秘密接头暗语。

佐恩是一个装模作样的低级特工，所以里塔对他不感兴趣。少校关心的是佐恩能否安排自己同“保罗”见面。“当然。”波普斯答道。

48 小时后，里塔按计划又回到这里，佐恩把他介绍给头发金黄、35 岁的赫尔曼·W·朗，代号“保罗”。朗 1927 年就到了美国，却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为美国空军秘密生产投弹瞄准器的诺登工厂（坐落在曼哈顿拉斐特大街 80 号）工作，余时则同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在纽约的郊外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

里塔少校坐在佐恩的客厅里，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朗。朗是一个安静沉默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聪明才智，现在已经被提拔到了厂检察员的位置。



德国间谍窃取的绝密诺登投弹瞄准器内部图的一部分。
(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朗向反间谍机关的官员解释说，虽然美国对他很好，可他希望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的“新德国”也能拥有投弹瞄准器。“我永远也忘不了祖国。”他激动地宣称。他反复强调自己对钱不感兴趣。

里塔被朗的爱国精神深深打动了。“赫尔曼·W·朗，你是一个优秀的德国人，”反间谍机关的官员说，“我代表阿道夫·希特勒祝贺并感谢你。现在，你能弄到多少诺登投弹瞄准器的设计图？”

如果里塔知道几个月之后，朗把5,000美元存入自己在纽约银行的账户的话——这是第三帝国财政部的一点意思，他也许就不会为朗的爱国精神如此感动了。

朗是个聪明的特工。他轻松地把诺登投弹瞄准器的绝密图纸从工厂的文件中抽出来，塞在衣服里面带出工厂。他的妻子并不知道他的双重身份。晚上等妻子入睡后，他悄悄下楼，在厨房的餐桌上把图纸描摹下来。之后他再休息几个小时，照旧上班，并把图纸放回原处。

一个星期后，朗的描摹工作完成了。他同里塔进行了第二次秘密接头，把有关投弹瞄准器部件的所有设计图纸都交给了他。里塔高兴极了，安排把描绘的图纸送给一个反间谍机关的情报员。他的掩护身份是“不来梅号”上的服务员。“不来梅号”第二天将返回汉堡。

又过了两个星期，朗描绘下了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图纸——几乎是所有的设计图。里塔回国前夕，朗、海恩里奇·佐恩和里塔聚会道别，为阿道夫·希特勒干杯。然后，朗把其余的设计描摹图交给了里塔。

威廉·卡纳里斯上将是柏林谍报局局长，精明机敏，早在一战前就开始了间谍生涯。此刻，里塔少校弄来的绝密图纸让他大吃一惊。一个科学家告诉卡纳里斯：“这正是我们要的……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整个投弹战略！”

里塔少校返回德国几个星期后，谍报局邀请“保罗”（赫尔曼·W·朗）前往柏林，并承担所有费用，当面感谢他对元首做出

的巨大贡献。朗在纳粹高官的宴请中度过了眼花缭乱的一周，并受到了纳粹空军司令赫尔曼·格林将军的私人接见。

奇怪的是，里塔少校在朗行动中的功绩并未受到注意。他冒着在美国坐牢的危险，绝妙地策划并完成了这一间谍任务。很久以后，里塔才知道，柏林卡纳里斯上将指挥部的一个密谋策划的官员获得了盗取诺登投弹瞄准器的所有荣誉。

6 侦探目标：巴拿马运河

1937年12月12日晚，曼哈顿被笼罩在一层松软的大雪中。在中央大厦举行的德美同盟会会议上，威尔汉姆·本宁正在颂扬阿道夫·希特勒和“新德国”。本宁是个机械师，下面有四个孩子。他体格结实，声音洪亮，领导着1,500名希特勒布置在美国的纳粹突击队队员。

会后，身材粗壮的本宁和10个突击队队员聚在街角的一家小酒馆里喝啤酒，吹嘘一战中他们跟随皇帝作战时的肆意妄为。他们都身穿蓝灰色的紧身短上衣，袖口和领圈呈黑色，戴着黑色的银边军便帽，下穿黑色长裤和靴子。

约翰·巴普蒂兹特·翁克尔当听客。他是同盟会在纽约郊区新罗谢尔分会的成员。翁克尔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林茨，现年51岁。或许他觉得同那些狂饮的同志们不大投机，因为他很早以前就来到美国，加入了美国军队，在巴拿马运河地区任职。

由于受不了军队纪律的约束，翁克尔1914年擅自逃离部队，结果被抓住，服刑18个月。尽管有犯罪记录，他1917年还是又一次应征入伍，一战中在纽约的斯洛克姆要塞服役。

此时翁克尔不甘向本宁一伙示弱，也开始吹嘘起自己的军事资本来，讲他是如何参与建造了巴拿马运河地区的防御工事，并说他家里还有一整套图纸。

本宁竖起了耳朵。他意识到为国效力的机会来了——他知道，巴拿马运河地区是美国最为关键，也最为薄弱的海外军事基地之一。

这条人工水道由美国建造，于1914年完工。它全长51英里，穿越中美洲的巴拿马地峡，贯通大西洋和太平洋。运河使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缩短了5,200英里。而在开凿运河之前，轮船不得不绕道南美洲最南端，航程达13,000英里。

巴拿马地区和巴拿马运河对美国陆海空三军至关重要。一旦发生战事，不管是东方或西方，不管是哪个地区受到威胁，军舰和运兵船都能在过去短得多的时间内调往大西洋或太平洋。

在约克威尔喝完啤酒的第二天一清早，威尔汉姆·本宁就急急赶往弗朗茨·齐格尔酒店，去见弗里茨·艾沃德·罗斯伯格，此人号称纽约市盖世太保首领助理。约克威尔区主要是德裔美国人聚居区。本宁兴奋地一口气说出巴拿马运河图纸的事。

罗斯伯格也兴奋起来。“安排一下，搞到那些图纸，”他命令道，“必须搞到手！”

本宁在东 85 大街 178 号德美同盟会的总部找到了约翰·翁克尔。“那天晚上你提到的那些图纸很有价值，”突击队队长说，“你必须把它们贡献出来。”

翁克尔断然拒绝了。本宁会不会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是不是想大赚一笔，把运河防御工事的图纸卖给其他国家而不是德国？据说巴拿马地区到处都是苏联、日本、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间谍。

翁克尔坚持，除非让他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同谁打交道，否则绝不会交出图纸。于是本宁只好找到号称盖世太保头子的罗斯伯



一群美国纳粹分子在纽约郊区行“嗨，希特勒！”纳粹礼。（图片来源：国家档案馆）

格，告诉他翁克尔很固执。罗斯伯格发怒了：“必须拿到图纸——必要的话就动武！”

本宁告诉翁克尔，将安排他和想要图纸的人见面。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新罗谢尔的一次同盟会上，一个神秘的人——用的是假名——走近翁克尔，问道：“你是一个忠诚的德国人吗？”

翁克尔很谨慎，回答陌生人说他是一个美国公民。陌生人却继续追问翁克尔是否忠诚于祖国，最后要求他把巴拿马防御工事地图交给他。突然间，陌生人的口气变得富有恐吓甚至威胁意味。图纸到底在哪儿？翁克尔说他没有图纸。

不管这个神秘的人是何许人，反正他立刻找到本宁，说翁克尔拒绝交出图纸。本宁于是同罗斯伯格联系：“翁克尔是个该死的骗子！”盖世太保头子咆哮道，“如果别的办法都没用，那就抄他的家！要是翁克尔胆敢阻止，就杀了他！”

几天后，也许是安插在纽约德美同盟会的地下工作者泄了密，联邦调查局审问了威尔汉姆·本宁和约翰·翁克尔。两人都害怕极了，交代说翁克尔自称拥有巴拿马运河防御工事图，而盖世太保头子弗里茨·罗斯伯格企图拿到它们。翁克尔虽然承认罗斯伯格试图从他那儿得到图纸，却否认他真的有图纸。而一说到罗斯伯格要抄翁克尔的家并有窃取巴拿马运河资料的阴谋，本宁则否认同此事有任何瓜葛。

1938年3月29日早上，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罗斯伯格，把本宁及翁克尔的证词摆在他面前。两人的证词证明他是个间谍。“他们撒谎！”罗斯伯格愤怒地厉声说。在几小时的审讯中，罗斯伯格反复强调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工人，对盖世太保和反间谍机关在美国的活动一无所知。

因为没有指控并拘留罗斯伯格的确凿证据，联邦调查局在严厉警告罗斯伯格不得离开纽约后，只好当场释放了他。

第二天一早，联邦调查局接到情报，罗斯伯格已经乘坐刚刚起航的北德劳埃德海运公司的“圣路易斯号”逃离美国。调查局的人立刻赶往86号码头，要求公司发无线电给“圣路易斯号”，询问罗斯伯格是否在船上。消息虽然发出，却没有收到任何回

音。联邦调查局的人很清楚：这位盖世太保特工抛下娇妻弱子，让他们听天由命，自己却只顾逃命，跑回德国了。整整十天，美国司法部强烈抗议北德劳埃德海运公司拒绝答复的行为。最后，他们收到了公司从国内不来梅发来的电报，说当“圣路易斯号”在行驶到距离欧洲不到一半航程时，发现了一个名叫弗里茨·罗斯柏格的偷渡者。他付了一半费用，于是像其他乘客一样，被允许在不来梅港下船。

罗斯柏格确实把巴拿马防御工事的机密图纸带回德国了吗？他确实从翁克尔那里弄到它了吗，不管是通过威胁、强迫、重金收买或其他任何手段？翁克尔真有那些图纸吗？关于这些联邦调查局的人永远也无从知晓。

罗斯柏格逃跑后的一个月，联邦调查局截获了他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一个住在曼哈顿的朋友厄斯特·莱姆的。罗斯柏格在信中洋洋得意地说：“我在柏林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也许是来自盖世太保）。”还说他为自己在美国为纳粹德国所做的贡献感到“非常骄傲”。信的结尾是“嗨，希特勒！”

与此同时，在纽约以南 2,000 英里的一个地方，一个德国间谍网也正在积极进行窃取巴拿马运河机密的活动。反间谍机关的这一任务代号为“计划 14”——一个最高优先级的行动。它的目标是，如果德国同美国交战，就最大限度地破坏这条重大的生命线。

1939 年初，柏林的反间谍机关接到命令，要它提供一份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地形和技术报告，其中包括运河中行驶的船只及运河的防卫情况。另外还要继续密切监视美国军队在巴拿马的人事和基地情况。

确定这一间谍活动已经启动后，反间谍机关派遣了一位经验丰富、头脑灵活的特工沃尔夫冈·布劳姆前去执行“计划 14”的组织协调工作。他将在卡尔·林德柏格手下工作。林德柏格 1936 年就到了巴拿马地区，用汉堡-美国轮船公司经理的位置做掩护。布劳姆在运河地区的德国殖民地招募特工，很快就发展了一个情报网，在每一个关键位置都安插了眼线。

大多数情报网成员的工作尽管普通，却又很重要——这些人有机修工、机械师、搬运工、一个钳工和一个吊车工。他们都长期居住在巴拿马地区，深受上级重视和同伴尊敬。他们对运河区迷宫般的道路了如指掌，而且因为工作的缘故，甚至可以自由出入被禁止入内的军事基地。“保卫”基地的是那些昏昏欲睡、百无聊赖的美军士兵。

布劳姆手下最有价值、头脑最活络的特工是厄斯特·库里格，自1931年起他就时不时地在巴拿马住上一阵。兰朵夫要塞是美国在巴拿马的主要军事基地。库里格是个打字机修理工，因而可以在兰朵夫要塞逛进逛出，不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哨兵们从不盘查他，只不过招招手，就让他进来。只有一次，一个士兵开玩笑地说：“谁知道你是不是敌国间谍呢？”当时两个人都笑了。

有一次，库里格把两个德国职业间谍带进了兰朵夫要塞。一个是汉斯·沙科，他以在巴拿马地区的港市巴尔博亚的哈帕格-劳埃德轮船公司的工作当掩护；另一个是迷人的19岁少年英奇柏格·瓦尔特劳特·古特曼，德国驻科隆领事的秘书。库里格在大门口告诉哨兵，他想带朋友们去军人服务社的餐馆用午餐。

哨兵按惯例，问道：“带相机了吗？”

“我要相机干什么？”库里格轻松地说。

于是，两名德国间谍就这样通过了哨卡。

库里格和他的同伴们并没有去餐馆，而是像观光客一样，在基地内随意游逛。库里格的打字机修理工具箱里藏着一架莱卡照相机。他们不时停下来，拍摄大炮和其他防御设施。

就这样，情报网的头目沃尔夫冈·布劳姆通过他的特工们，源源不断地获得了所谓的把守森严的运河的情报，并通过德国驻巴拿马使馆的通讯设施，把情报发送到柏林的反间谍机关。

如果纳粹德国和美国开战，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统帅部官员的手边就会随时拥有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大量照片和情报，包括排炮、水坝、水闸、军事设施、发电站等等，以及巴拿马地区——本来防御就薄弱的山姆大叔的要害之处——的详细地图。

7 盖世太保来到纽约

卡尔·弗雷德里奇·赫尔曼是个身材瘦削、眼睛黑亮、头发光滑、在饭店中跳来跳去的侍者。4年来，他在德国的10个地方待过。1938年初，他被招到了汉堡。面对着汉堡的秘密国家警察局局长黑尔·施莱肯巴格，赫尔曼肃然起敬。3年来，赫尔曼证明了自己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残酷无情，同时又具有献身精神。

施莱肯巴格对赫尔曼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严格拷问，试图在他的纳粹外壳上找出任何裂缝。可是找不到。于是他宣布，派赫尔曼前往纽约，当那里的盖世太保头子。

几个星期后，赫尔曼来到了美国，并且很容易地融入了美国社会。他找了份当侍者的活儿做掩护，先是在曼哈顿的朗查普斯饭店，后来又到了布鲁克林区的布鲁克林俱乐部。

当时的美国是间谍的天堂。外国特工可以在这个国家任意活动。没有一个专门的联邦机构负责反颠覆活动，而美国也是世界上惟一个没有秘密组织侦察敌对势力企图的大国。

这位盖世太保头子刚刚在纽约安顿下来，就接到了情报员带给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这个情报员在一艘德国豪华游轮“欧罗巴号”上当乘务员。德国的上级老板得到消息说，一个极为危险的反纳粹反间谍组织正在监视并企图破坏德国间谍在美国的活动。汉堡通知赫尔曼，这个反纳粹网络的幕后策划者是纽约的两位著名女士：托马斯·曼威尔夫人和安东妮·“爱斯特拉”·斯特拉斯曼。她俩出生在德国，并在那里居住了很多年。

赫尔曼立即投入调查工作中，两个星期后，他报告汉堡方面说，已经发现了这个反纳粹组织的其他4个成员。他们都是德国公民：哈斯富特尔、艾赫内、弗劳莱恩·德拉肖和弗拉莱恩·弗希特内尔。赫尔曼还报告说，最近这些人在瑟堡、南汉普顿以及其

他的德国远洋轮船沿途停靠的港口秘密见过面。

曼威尔夫人据称是反纳粹组织的智囊。她家资富饶，住在曼哈顿时髦的萨瓦伊广场酒店一套宽敞的套房里。她的儿子汤米·曼威尔是个挥金如土、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行为出格，结过12次婚，不是甩掉一个，就是抢来一个。

曼威尔夫人周游世界，喜欢乘坐德国游轮，广交朋友。一段旅程结束后，她总是送礼物给那些对她特别好的人——厨师、乘务员、理发师、侍者等等。她仁慈宽厚，几乎有些过头，无一例外地邀请她那些萍水相逢的朋友随时到萨瓦伊广场看她，只要他们的船途经纽约。

这些船上的雇员们也常常接受她的邀请，并受到曼威尔夫人皇室般的款待。川流不息的德国人频频出入萨瓦伊广场的豪华套房，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卡尔·赫尔曼耳朵里。很明显，曼威尔夫人的钱表明她一定是这个阴谋集团的智囊和领袖，赫尔曼断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她款待并慷慨地赠送礼物给这些她几乎一无所知的地位卑微的德国人呢？毫无疑问，她把秘密信件藏在这些礼物里，送给德国的阴谋组织者。

汉堡的盖世太保相信，这位尊贵的夫人的同谋是爱斯特拉·斯特拉斯曼，曼威尔夫人的密友。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她不得不逃离德国，因为据说她的家族中有犹太血统。盖世太保确信，报复纳粹是她的险恶用心。

爱斯特拉是世界知名人物，德国的舞台和电台明星，后来迷上了飞行。1932年5月她驾驶大型飞机“朵纳 DO-X 号”从美国飞到柏林，途中在纽芬兰和亚速尔群岛降落加油。德意志民族对这位美丽的女飞行员极尽溢美之词。

大约一年后，希特勒政府上台。爱斯特拉当医生的父亲和母亲被逐出了他们的社交圈和职业圈，原因在于他们有犹太血统，尽管两人都是基督徒。于是爱斯特拉去了美国，带着她的资本——头脑、美丽、魅力和智慧。她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买卖专利的生意，这些资本使她大获成功。

爱斯特拉同华盛顿许多有影响的人物过从甚密，包括富兰克

林·罗斯福政府的要员、国会议员和高级军官等。盖世太保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爱斯特拉越发显得可疑。

然而，突然之间，盖世太保对美国的反纳粹反间谍网的调查活动就像狂风中纸牌做的房子一样轰然倒塌，就像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组织。即使是卡尔·赫尔曼这个小丑最后也意识到，上了年纪的曼威尔夫人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用心险恶的阴谋家，一心要推翻希特勒及其政权。她亲切和善、心软，年近 80 仍乐善好施。36 岁的爱斯特拉·斯特拉斯曼也不可能。她要在全世界跑来跑去，忙于她蒸蒸日上的专利生意，根本不可能有时间策划那些狡猾复杂的阴谋。而她和华盛顿要人的关系不过是普通社交而已。

Public Notices
Weekdays \$1.00 a line. Sundays \$1.20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SERVEL, INC., 51 East 42d St., New York City, has filed its trade mark "Serval"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New York and recorded with the Clerk of New York County, to be used on labels and containers, &c.

FERRY O'LEARY SOLD, FREE OF DEBTS and bills, grocery store at 334 Lenox Av., New York City. Nicholas Athans, attorney, of purchaser, 67 West 44th St., New York City.

HYMAN ROSEN, 97 EAST HOUSTON ST., has retired from business. Samuel Rosen will continue under name Hyman Rosen's son, and assume all bills after March 31, 1936.

MY WIFE, CAROLINE SIEGMAN, HAVING left my bed and board this day, I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debts incurred by her after date, April 8, 1936. Sol Siegman, 230 Riverside Drive, N. Y. C.

THEODORE KOERNER - LETTER RECEIVED, please send reply and address to Sanders, Hamburg 1, Postbox 620, Germany.

MICHAEL SOTTOSANTI HAS RETIRED from partnership of M. & S. Sportwear, 333 West 38th St., April 8, 1936.

RELATIVES OF JAMES KELLY ADDRESS: to Sadie Kelly, Easley, S. C., R-5.

NOT RESPONSIBLE FOR WIFE, ALICE, debts H. A. Francis, 1,230 Boston Road.

CONGRESSIONAL LOBBY COMMITTEE: Please investigate proposed lawyers fees. Senate resolution 196. Mann.

Commercial Notices.
Weekdays \$1.25 a line. Sundays \$1.40

11-DAY CRUISE, \$105 FLAT; 8 OR MORE West Indian outports; outside cabins:

美国的盖世太保在《纽约时报》的分类广告栏里与汉堡的总部联系。请看自上向下第五栏。(西奥多·克内——信已收到，回信到德国 629 邮箱汉堡 1，桑德斯)

至于装模作样的赫尔曼发现的那四个“同谋”，艾赫内是个旅行社的小职员，哈斯富特尔是“欧罗巴号”上的乘务员，德拉肖是个女仆，而弗希特内尔是同一条船上的女乘务员。他们同曼威尔夫人的惟一关系是旅行时为她服务，并去萨瓦伊广场拜访这位善良的夫人。

早年在美国进行渗透活动的盖世太保们也许有些像喜剧中的小丑，但后来他们就变得更加狡诈、大胆，也更加危险。

8

在美国实践“纳粹心理学”

沃尔特·贝克是一所主要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在德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1938年初，贝克说自己对纳粹政权感到失望，于是逃往美国，4月到达那里。德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中走这条路的并不罕见：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在阿道夫·希特勒篡夺政权后离开了祖国。

美国学术界伸开双臂接纳贝克教授。他接受了东部一所负有盛名的大学的邀请，去那里执教。贝克教授善于言谈，为人和善、幽默、智慧，很快和同事们打成一片。

然而，如果有人知道贝克实际上是第三帝国的间谍，他肯定就不会受到这样的欢迎了。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掩护他要执行的秘密任务。他被统帅部心理学分部派遣去美国搜集信息，探究这个潜在的军事大国的总体特征。

贝克的间谍任务要求他获得美国人口普查局详细而确切的人口统计数据、各个民族的所有阶层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材料，以及关于人们的思想、愿望、抱负、希望、喜好、偏见、挫折、士气和倾向等各方面的直接情况。

关于美国人的这些信息资料将送到宣传部长约瑟夫·保罗·戈培尔那里。自1933年加入希特勒政府后，戈培尔已经完全控制了德国的出版业、电台和文化生活，同时被指定负责国外的宣传工作。

贝克教授很快和学校当局商议好，安排时间遍访美国各地，并带全薪。名义上是为他教授的社会学课程搜集数据，然而，他的真正目的是要探察——一旦这个传统上爱好和平、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卷入战争，年轻的美国人会成为什么样的士兵。

尽管贝克非常机敏，却无法就此得出任何结论。同他交谈的年轻人对战争与和平都有不同的看法。一天，他第一次观看了一

场大学橄榄球赛，终于抓住了那飘忽不定、自己苦苦探求的关键所在。在为纳粹宣传部撰写的长篇报告里，他把美国的年轻人都比作橄榄球队员。

贝克在报告中强调，大多数美国人有高度的团队精神，在竞争对抗中他们争强好胜、坚忍不拔，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把科学方法运用到任何事情中——从橄榄球到战争。

阿道夫·希特勒一直轻蔑地认为美国人是软骨头，他们的父亲和儿子们不会是好战士。同希特勒不同，贝克相信，过去的西部边疆精神仍然存活在很多美国人身上。他提醒道，要防止德国高层——指希特勒——的倾向，不要认为所有美国人都崇尚物质、精神颓废。

贝克结束了自己的研究，最后他迫切建议德国政府静观其变，不要激美国卷入战争，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有巨大的工业潜能，还在于美国有一些优良的社会因素。一旦发生任何武装冲突，它们就会表现出来。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神勇部队闪电般侵占了邻国波兰，将欧洲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两周之前，贝克教授回到了德国。在这以后的几年间，他一定非常满意约瑟夫·戈培尔针对美国的宣传战略，这种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心理学家贝克的情报制定的。

9 绅士农场主飞赴伦敦

一架从柏林起飞的黑色破旧民航客机在伦敦市外的克劳伊登机场徐徐降落。走出机舱的乘客中有一位富有的德国绅士。农场主爱德华·冯·克勒斯特-施蒙钦。当他漫步走入机场候机厅时，三个身着便服的 MI-16 特工走近了他——MI-16 是英国的情报机关，负责搜集敌对国家的情报。时间是 1938 年 8 月中旬。

克勒斯特-施蒙钦不经例行检查就直接通过了海关和安检系统。这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因为他正在为“黑色乐队”执行一项秘密任务。“黑色乐队”是由一小群德国军政要员和民间领袖组成的严密组织，它的目标是“消除”希特勒及其政权。

“黑色乐队”的领导有路德威克·贝克将军，他作为总参谋长自 1935 年起领导了德国的大幅扩军；以及威尔汉姆·卡纳里斯上



“黑色乐队”
谋反集团的领
导者，威尔汉
姆·卡纳里斯
上将（左）和
路德威克·贝
克将军（右）。
（图片来源：
作者收藏）

将，谍报局局长，这个秘密情报机关的特工遍布全世界。

贝克是一个极具道德勇气和正义感的人。由于希特勒拒绝保证不在欧洲点燃战火，贝克于1938年8月初辞职隐退。在汉诺威附近的平静生活中，贝克开始召集显赫的德国人加入他的反希特勒同盟。他们都确信，元首正在发起一场征服运动，它将把德国带上毁灭之路。

这些反叛者最终将制定一个精密的计划，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适当的时刻他们将绑架希特勒，但不会杀他，把他变成一个殉难的圣徒，而是公开审判他“对德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届时，他们将委任一名杰出的、受到国内外普遍尊敬的民间人士，组建新的民主政府，具体的人选没有指明。

“黑色乐队”还计划逮捕希特勒的几名高级官员，包括新提拔的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和35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将军，以及希特勒的那些身着黑衣的精锐私人部队——党卫军的情报部长们。他们将先把这些纳粹头子关押在德国南部山区巴伐利亚的一座城堡里，然后在公开法庭审判他们。

“黑色乐队”计划为了推翻德国的纳粹政体，每个微小细节都经过军事行动般精确的苦心策划——只除了一个未知因素，即英国是会诉诸强烈言辞还是用武力来对抗阿道夫·希特勒侵略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野心？

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德国国内的反希特勒情报源必须知会他，如果英国采取强硬立场，欧洲将避免一场血腥的战争。那样，“黑色乐队”将大胆行动，除掉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子。

应贝克将军的请求，爱德华·冯·克勒斯特-施蒙钦同意携带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前往伦敦。这将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在第三帝国，到处都是密探，克勒斯特-施蒙钦很可能被盖世太保抓住并以叛国罪处死。另外，英国人很可能会泄露“黑色乐队”的计划，也许是在无意的闲谈间，也许是被安插在英国政府内的纳粹特务得到消息再出卖给柏林方面。

赴伦敦之前，贝克对克勒斯特-施蒙钦说：“如果你能带给我肯定的证据，如果（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将发动战争，我就会结束（纳粹）政权！”

那么，贝克所指的肯定证据是什么呢？“公开承诺：一旦开战，将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将军回答说。

抵达伦敦克劳伊登机场后，克勒斯特-施蒙钦在 MI-16 特工的掩护下，避过了公众、媒体和所有纳粹间谍的注意。他们簇拥着他钻进一辆豪华轿车，并把他护送到豪华的海德公园旅馆，从后门进入。在他的旅馆套房内，这个德国人和德洛布兰的劳埃德勋爵进行了一番密谈。勋爵同英国的军政界有着高层接触。

“一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都已经决定了，劳埃德勋爵，”克勒斯特说，“动员计划已经完成，发动时间也已经确定，各集团军司令也得到了命令。9月底一切将按计划行动，除非英国公开警告希特勒先生，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切。”

在接下来的将近两个小时内，克勒斯特-施蒙钦告诉勋爵德国幕后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黑色乐队”推翻元首计划的细节。如果英国和法国“采取积极的强硬态度”反对希特勒，“那么，假如希特勒一意孤行，（德国的）将军们就有很大的希望逮捕他，从而结束德国的纳粹统治”。

劳埃德勋爵很专注地听着施蒙钦的话，也没有打断他。克勒斯特-施蒙钦的真诚和他带来的情报给勋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早上，克勒斯特-施蒙钦会见了罗伯特·范西塔特，英国政府外交事务的顾问。施蒙钦重复了对劳埃德勋爵说过的话，却没有在范西塔特身上收到很好的效果。范西塔特似乎认为，“黑色乐队”不仅仅要除掉元首并建立民主政府，他对希特勒被除掉后，有关德国未来的疆界应达成一个什么协定也同样感兴趣。

一天后，克勒斯特-施蒙钦拜访了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地点是丘吉尔在伦敦郊外的庄园。施蒙钦又一次重复了他的情报。丘吉尔抽着一根长长的雪茄，沉默着。克勒斯特-施蒙钦起身离开时，这位英国领袖宣称：“你们可以（从我们的政府）拿

到一切，但是，必须先把希特勒先生的头颅拿来！”

丘吉尔简洁扼要的论断反映了英国领导者们同“黑色乐队”之间的分歧。德国反叛者们希望得到英国确定、公开的承诺，支持反希特勒同盟，并反对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然而就英国领导人来说，除非反叛者们先把希特勒除掉，否则他们无意采取强硬立场，遏制希特勒的征服计划。

克勒斯特-施蒙钦沮丧地悄悄返回德国，到柏林的谍报局总部去见卡纳里斯上将。“伦敦没有人希望发动一场阻止战争的战争，”克勒斯特-施蒙钦说，“我的印象是他们打算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

克勒斯特-施蒙钦对英国态度的判断切中了要害。当希特勒继续准备侵略几乎没有任何防御的捷克斯洛伐克时，伦敦的信条是安抚，而不是坚决反对。英国 69 岁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决定避免用任何激烈的抗议言辞或军事威胁激怒希特勒。

相反，9 月 13 日，张伯伦给希特勒发了一封急件。

元首不禁惊喜交加，大英帝国的首脑居然向他卑躬屈膝。“我的天哪！”元首叫道。

张伯伦一手拿着帽子，在慕尼黑同希特勒见面了。9 月 30

鉴于形势渐趋严峻，我提议阁下立刻会晤，寻求和平方案。我将乘飞机前往，准备明日动身。阿道夫·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将军欢迎内维尔·张伯伦来到在德国贝希特斯加登镇举行的“和平会谈”。（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日两位首脑签署了一份文件，声明“两国人民永远互不为敌的愿望”。于是，天真的张伯伦得到了他所称的“我们时代的和平”。作为回报，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给了元首，希特勒发誓他在欧洲不会再有任何“领土要求”了。

爱德华·冯·克勒斯特-施蒙钦危险的伦敦之行没有任何成果。英国对希特勒的绥靖态度使“黑色乐队”的行动成为泡影。希特勒刚刚赢得了一次完美的、完全不流血的胜利，他被第三帝国颂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时，这些反叛者们怎么能绑架元首，并审判他“对德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呢？

10 “不光明正大”的暗杀计划

1939年的元旦，整个世界充满了对欧洲再一次爆发血腥战争的恐惧。战争的准备随处可见，在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尤其是在德国。在那和平的最后一年里，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机密像希特勒的那样尽人皆知。

弗朗西斯·福利少校是 MI-16 的特工，自 1920 年起就在柏林的英国领事馆工作。他以英国国王陛下验照处官员的身份做掩护，一直定期报告自 1933 年初希特勒完全控制政权后支配德国的神秘群体和事件的机密。现在福利正源源不断地发送关于第三帝国备战情况的情报。

在伦敦，毕业于伊顿公学的外交次长亚历山大·卡多根警告英国领导人说：“希特勒的精神状况、他对大英帝国的疯狂仇恨、他的妄自尊大，同他要打击西方列强的亡命之举是完全一致的。”

这句话暗含的意义是：希特勒将在欧洲发动战争，尽管他公开承诺寻求和平。

这是英国生死存亡的时刻。英国在军事上相对薄弱，而德国的陆海空三军却日益强大。生死存亡时刻要求铤而走险。所以，当英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弗兰克·诺埃尔·梅森-麦克法兰少将提出谋杀希特勒时，伦敦的首脑们讨论了这一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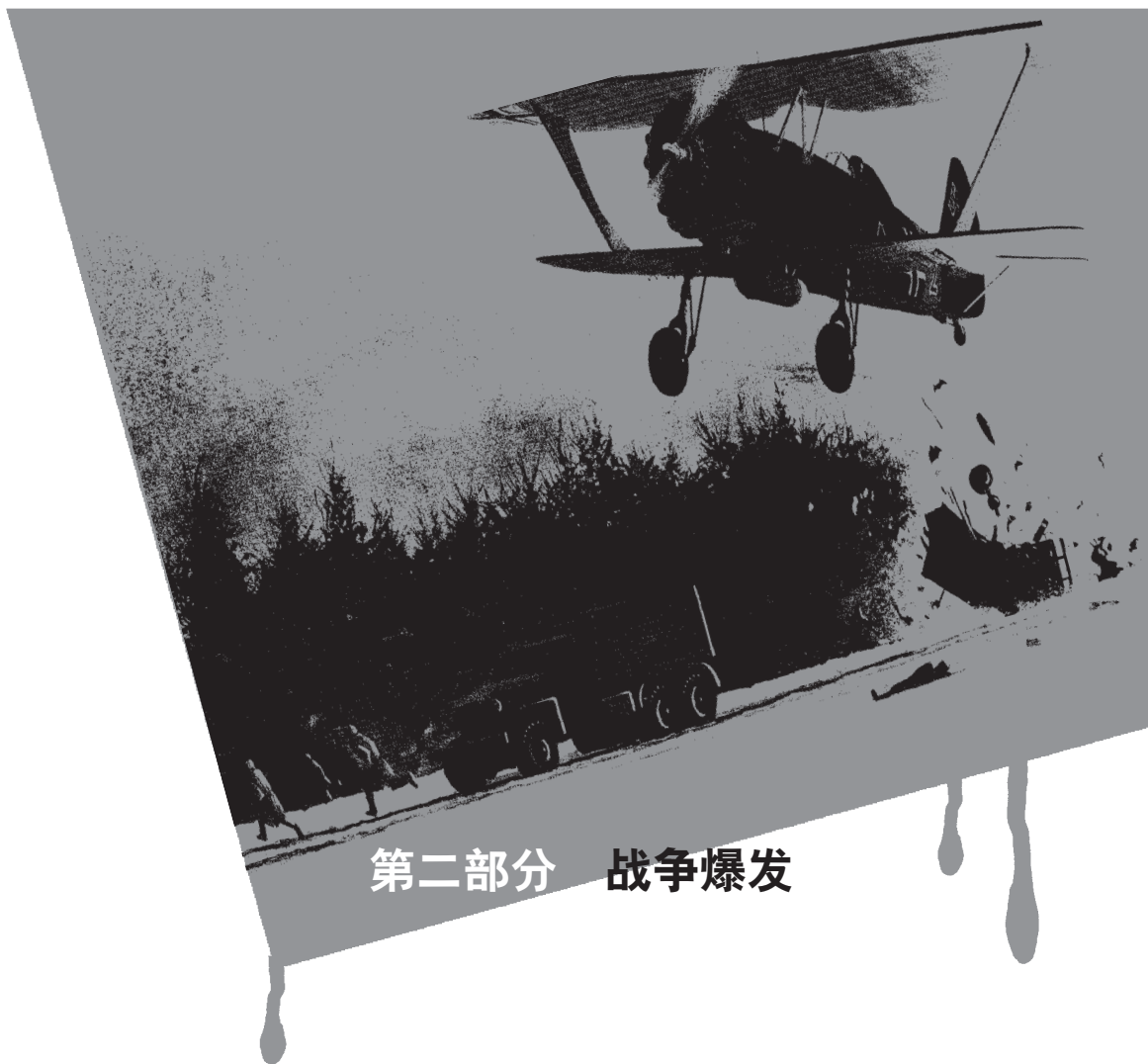
梅森-麦克法兰在一战时战功卓著，他的父亲是陆军上校。按他的计划，可以用高能步枪的一粒子弹击中元首，步枪上配有望远镜瞄准器，安放在能俯视柏林总理公署的一间公寓里。刺客将埋伏下来，等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时，不管是向群众问好，还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都会被击中。然而射手如何从这一拥挤的地区逃脱，还没有计划好。

梅森-麦克法兰宣称，希特勒此时身亡将导致纳粹政权的覆

灭，并将拯救那些在他准备发动的战争中被夺走的上百万人的生命。

然而，由于认为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不光明正大”，英国政府否决了这一提议。英国的上层官员宣称，他们“鉴于道德原则，憎恶发生在民主之邦的任何谋杀”。

一年后，英国面临覆灭的危险，英国政府在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领导下，将不再顾虑重重。



第二部分 战争爆发

1

“接管‘英国战俘’”

1939年9月3日德国向英法两国开战。几天之后，汉斯·兰斯朵夫舰长便出现在“格拉夫·斯皮号”舰艇的驾驶台上。战舰驶经巴西沿海，在大西洋水域内破浪前进。一位信号官将一份第三帝国海军总部发来的密码电文交给了舰长。兰斯朵夫接到了开始对盟国商船采取行动的命令。

10周来，“格拉夫·斯皮号”这艘世界上作战能力最强的战舰之一横行在大西洋上，已将10艘运载数百吨贵重战争物资的大型货船沉没海底。每沉没一艘货船，兰斯朵夫这位“心地善良”的军官都会让他的士兵将英国商船上幸存的水手带上船，把他们安置在他的备用船“奥尔特马克号”上。

12月13日黎明时分，“格拉夫·斯皮号”驶至乌拉圭附近的里约拉布拉达河口时，被亨利·哈伍德指挥的英国巡洋舰队发现。尽管兵力远不如敌人，形势对他大为不利，但是哈伍德仍然命令“埃贾克斯”、“阿基里斯”和“埃克塞特”三艘巡洋舰立即进攻。这三艘英国舰艇从三个方向包围“格拉夫·斯皮号”，并在船身上留下了20多个具有破坏性的炮眼，仅用了20分钟便使德方伤亡100多人。

兰斯朵夫被英国海军的这一当头炮轰搞得晕头转向。他将“格拉夫·斯皮号”驶入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希望能在那儿修理战舰。但是这个中立国的政府让他在72小时——国际法所允许的最长时间——之内将战舰驶离乌拉圭海域。

也许是因为受到英国人通过电波散布的假情报的误导，兰斯朵夫相信（错误地相信），在蒙得维的亚海港准备迎战他的哈伍德的巡洋舰队得到了皇家海军“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和“名望号”战舰的大力增援。因此，为了保住船上约1,200名船员，兰斯朵夫命令他们弃船上岸去拘留营。随后，他派人在浅水湾处

将船凿沉。

当天夜里，兰斯朵夫用纳粹党旗将自己包裹后，举枪对准头，开枪自杀了。

与此同时，“格拉夫·斯皮号”的备用船“奥尔特马克号”悄悄溜走了，准备潜回德国。伦敦的英国海军部得到情报，“奥尔特马克号”上有 299 名英国商船水手。“奥尔特马克号”船长海因里希·多躲藏了近两个月，最后借着好运在坏天气的帮助下，终于到达挪威，现正在驶往德国的途中。

1940 年 2 月 4 日，“奥尔特马克号”被英国飞机发现，海因里希·多在挪威领海的约斯因峡湾避难。此时，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菲利普·L·维安指挥的“哥萨克号”驱逐舰与一艘巡洋舰及另外一艘驱逐舰一起包围了“奥尔特马克号”。维安身材高大、精力旺盛、锋芒外露。他接到命令进入海峡，确认这艘德国船只由于运载战俘进入挪威领海而侵犯了挪威中立立场的这一事实。

当维安进入峡湾口时，迎面而来两艘挪威炮艇，告诉他“奥尔特马克号”是非武装船只，他们已上船进行过严格检查，未发现有战俘，已准许其通过挪威领海。



皇家海军“哥萨克号”舰长菲利普·L·维安。（图片来源：国家档案）“格拉夫·斯皮号”舰长汉斯·兰斯朵夫。（图片来源：国家档案）

维安将“哥萨克”驶出峡湾口等待新的命令。命令直接来自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除非‘奥尔特马克号’舰上有英挪联合护卫队，并由挪威护航舰陪同其前往卑尔根港，否则，你应该上船，接管‘英国战俘’。”

在没有领航员导航的情况下，维安将船驶入了狭窄的峡湾，等待夜幕的降临。他借助探照灯，找到了两艘挪威炮艇中的一艘，并派了两名军官前去向那艘炮艇的船长探问。那位船长再次告诉英国人，“奥尔特马克号”已被仔细搜过两遍，船上没有战俘。

就在此时，船长海因里希·多启动了“奥尔特马克号”，试图撞击“哥萨克号”，但未击中目标，船搁浅了。维安感到气愤至极，他将船停在“奥尔特马克号”旁边，派布拉德韦尔·特纳上尉和诺尔曼·阿特金斯军士带队上船检查。黑暗中响起了枪声，德方四人被击毙，五人受伤。

枪声静下来时，维安的手下人已经占领德国船。四周一片寂

德国船只“奥尔特马克号”进入挪威乔兴峡湾，船上载有近300名英国战俘。（图片来源：国家档案）



静。甲板下某处传出明显带英国口音的英语：“伙计们，我们的海军来了！”

299 名战俘被发现藏在“奥尔特马克号”上。在这艘非武装船只上还搜出四挺重机枪和两门高射炮。

2 特工 X 与教皇密谋

由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征服之剑已在波兰沾上鲜血，“黑色乐队”组织的秘密策划者们便加紧了他们为摆脱暴君而进行的努力。德国反间谍机关的威廉·卡纳里斯上将的助手赫尔穆特·格劳斯克司上校制定了一项计划：进军柏林，活捉希特勒，推翻纳粹党，并让正从波兰途经德国开往西部前线去与法国和英国部队对峙的两个装甲师折回柏林，保护该市免受狂热的忠于元首的精锐部队——党卫军的破坏。

根据这项计划，希特勒被监禁之后将因侵犯人权罪受到起诉，然后被合法地宣称为精神错乱，关入精神病院。而如果杀了他，只会把他抬高到烈士的地位，这将在第三帝国引起无休止的动乱。将军路德威格·贝克曾与元首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几个月之后他辞去了总参谋部主任一职。路德威格·贝克将被宣布为摄政者（暂时执行政权者），由军队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请霍恩措伦重返王位。霍恩措伦是颇负盛名的王室家族，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担任国王和皇帝，并以建立有效公平的政府著称，直至威廉皇帝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协约国的流放。

但是，“黑色乐队”意识到，若要推翻希特勒的政变获得成功，就必须与英国取得联系，因为密谋者意欲与西方盟国休战，所以了解英国和法国会接受什么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卡纳里斯上将派他的第一助手汉斯·奥斯特少将去开启一条与伦敦联络的秘密线路。

奥斯特是一个新教徒牧师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上尉因作战勇猛而屡建战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仍留在部队。1931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前两年，他与卡纳里斯建立起了长久而亲密的关系。

许多与奥斯特同时代的军界人物都认为他是个粗鲁傲慢、玩

世不恭、反复无常的人，同时又是个积习难改的好色之徒。1932年，当时还是中校的奥斯特曾因通奸被带上军事法庭，后来他被迫辞职。

不久以后，作为谍报局的平民雇员，又回到了情报领域。当时的谍报局还相当弱小，奥斯特的好友威廉·卡纳里斯被希特勒任命接管该间谍机构，使其恢复活力，奥斯特被老友拉入伙，并被授予少校军衔。

随后的几年，奥斯特开始蔑视元首和纳粹党。作为卡纳里斯的第二号人物，他能够在谍报局的要职上安排反希特勒主义的人。他在反间谍机关的角色为他的密谋策划提供了理想的掩护。

1939年10月9日，波兰被德国军队摧毁后的第8天，希特勒把他的将军们召集起来，布置了一项新的征服任务——“黄色方案”，即占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黄色方案”的宣布促使“黑色乐队”立即采取行动。奥斯特将军把41岁的慕尼黑律师约瑟夫·米勒叫到了办公室。

米勒的绰号是“公牛乔”，因为他曾用两头壮实的公牛来支付他大学期间的生活费用。他是个有着坚定信仰的天主教徒；而对奥斯特来说，最重要的是米勒认识教皇派厄斯十二，并颇受其赏识，而且他在罗马梵蒂冈有一些位居高职的朋友。

奥斯特了解米勒在梵蒂冈的关系网以及他的反希特勒观点，他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任务，为在伦敦的英国政府与他在梵蒂冈的



梵蒂冈是反希特勒的德军领导人的密谋中心。该市有109英亩土地被罗马围绕。（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朋友之间建立一条联络线路。米勒机智、精力充沛，他明白，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如果被盖世太保抓获，自己便会被用斧子砍死——这是元首处置那些他认为是叛徒的人所喜欢采用的方式——但他还是立即接受了任务。

奥斯特向米勒解释道，一旦他通过梵蒂冈的朋友与伦敦取得了联系，就将希特勒的“黄色方案”行动计划告诉英方，此外他还应该了解对方在希特勒遭绑架后将提出什么停战条件。

两周以后，米勒——反间谍机关称他为特工 X——与他的好友，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建筑物管理员路德维格·卡斯先生在一个僻静的葡萄酒酿制园里会了面。那里靠近古罗马时代的军用大道。

特工 X 向奥斯特报告说教皇拒绝单独接见他，因为外人拜访教皇都受到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不过，米勒又补充说，教皇陛下同意充当“黑色乐队”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媒介。派厄斯十二接受了这个角色，他严肃地宣称：“必须让英国听到德国反对（希特勒）之呼声。”

米勒对奥斯特说，教皇对其调解提出了一个附加要求：和平必须以英法两国许诺不利用监禁元首所引起的混乱局面侵占德国作为基础。

大家一致同意，“黑色乐队”的提议将通过卡斯先生和米勒的另一位好友，梵蒂冈的档案管理员罗伯特·莱伯传达给教皇。教皇将通过英国驻梵蒂冈大使达西·奥斯本的定期访谈与英国取得联系。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不会引起盖世太保的眼线的怀疑。

因此，这条联络线路从卡纳里斯和奥斯特反间谍机关办公室通过约瑟夫·米勒与卡斯先生和莱伯神父接通，再通过教皇派厄斯十二与奥斯本大使接通，最后通到白厅。白厅是伦敦的一条大街，它位于特拉法加广场与国会大厦之间，英国政府主要部门的办公室都设在这条街上。

身为双方交战阵营中共约 3.5 亿罗马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63 岁的派厄斯十二（欧根尼奥·帕西利）发现自己处境微妙——他成了一个密谋策划者。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和颇具天赋的

语言学家，他在罗马卡普拉尼卡学院获得神学、哲学和法学三个博士学位。一年后，身材高挑瘦削的帕西利被任命为牧师。他通晓德语，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被作为罗马教皇的使节派往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省。1920年，在德国战后的混乱和经济的萧条中，他被派往柏林作为全国的教皇使节。

1933年，希特勒当上了首相，帕西利回到罗马任红衣主教和梵蒂冈的国务卿。担任国务卿时，他通过谈判使梵蒂冈与德国达成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协议。四年以后，希特勒重新武装了第三帝国，大范围地侵犯人权，尤其是迫害犹太人。帕西利主教曾公开谴责纳粹的统治，此举使希特勒视其为眼中钉。

在梵蒂冈的一次最快的选举中——共三张选票——帕西利主教在1939年3月2日自己生日那天当选为教皇。派厄斯十二宣布他统治的主题将是世界和平。几百年来，除非被邀请担任和平使者，梵蒂冈历来都是游离于世俗争端之外。现在，欧洲爆发了战争，派厄斯十二发现自己不但是和平的使者，而且还是达到和平这个崇高目的的密谋策划者。

两个多月来，“黑色乐队”的梵蒂冈联络线路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主要是因为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哈利法克斯担心特工X——约瑟夫·米勒是德国间谍。直到教皇亲口告诉哈利法克斯米勒是真正反纳粹的，他才允许英国大使达西·奥斯本与派厄斯十二开始会谈。

1940年1月12日，教皇在他梵蒂冈的书房里告诉奥斯本，有确凿的消息称希特勒正准备发动“黄色方案”。如果能向那些“德国将军们”保证和平，即与西方盟国停战，他们将在希特勒发动进攻之前抢先行动。

考虑到英国在伦敦的情报机构所持的观点，奥斯本当即就给在“黄色方案”爆发之前停战的希望泼了冷水。奥斯本告诉教皇，伦敦认为“黑色乐队”的态度很不明朗，因此也毫无意义。

也许是对伦敦官方的迟钝反应感到震惊，教皇果断地终止了会谈。但是，2月7日教皇又与奥斯本进行了会晤。他告诉英方，他有新的消息，即倘若能保证尊重德国和奥地利的领土完

整，“部分（德军）将士准备采取（反希特勒）行动”。

2月17日，哈利法克斯对奥斯本说，如果没有法国的参与，英方不会采取明确的立场支持“黑色乐队”的休战计划。但是在此次交谈中，他暗示如果德军将领能提出由“官方支持的”具体的休战计划，英国就会向他们提出休战条件。

与此同时，“公牛乔”米勒正穿梭于柏林与罗马之间。他知道，多旅行一次，就多一分危险，因此，每次旅途中他都从一位意大利移民官那儿买一枚出入境需要盖的橡皮图章。米勒用这枚图章使他护照上出入意大利的日期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这

大不列颠向德国宣战第二天的《伦敦每日镜报》。（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Page 10 THE DAILY MIRROR Monday, September 4, 1939

WANTED!

**FOR MURDER . . . FOR KIDNAPPING . . .
FOR THEFT AND FOR ARSON**



ADOLF HITLER
ALIAS
Adolf Schickelgruber,
Adolf Hitler or Hitler

Last heard of in Berlin, September 3, 1939. Aged fifty, height 5ft. 8 1/2 in., dark hair, frequently brushes one lock over left forehead. Blue eyes. Sallow complexion, stout build, weighs about 11st. 3lb. Suffering from acute monomania, with periodic fits of melancholia. Frequently bursts into tears when crossed. Harsh, guttural voice, and has a habit of raising right hand to shoulder level. DANGEROUS!

Close to rampant full face by habitual snout. Heavily under the rapidly, and when angered screws his nose.



Profile from a recent photograph. Stout nosebridge. Just below the bottom. Wide nostrils. Deep-set, piercing eyes.

FOR MURDER Wanted for the murder of over a thousand of his fellow countrymen on the night of the Rhine Battle, June 30, 1934. Wanted for the murder of countless political opponents in concentration camps. He is indicted for the murder of Jews, Germans, Austrians, Czechs, Spaniards and Poles. He is now urgently wanted for homicide against officers of the British Empire. Hitler is a person who wants to kill. He kills first and talks afterwards. No appeals to sentiment can move him. This gangster, surrounded by armed henchmen, is a natural killer. The reward for his apprehension, dead or alive, is the price of execution.

FOR KIDNAPPING Wanted for the kidnapping of Dr. Kurt Schuschnigg, late Chancellor of Austria. Wanted for the kidnapping of Prince Wilhelm, a heroic martyr who was not afraid to put God before Hitler. Wanted for the attempted kidnapping of Dr. Neumeier, late President of Czechoslovakia. The kidnapping tendencies of this established criminal are marked and violent. The symptoms before an attempt are throat, blackmail and ultimatum. He offers his victims the alternatives of complete surrender or merciless incarceration in the horrors of concentration camps.

FOR THEFT Wanted for the larceny of eighty millions of Czech gold in March, 1939. Wanted for the armed robbery of mistletoe counters of the Czech State. Wanted for the stealing of Henkel's. Wanted for robbing mailbags of money, of humanity, and for the attempted assault on civilization itself. This dangerous beastie makes his raids by quietest appeals to honey, to patriotism and to duty. At the moment when his protestations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are at their most vehement, he is most likely to commit his smash and grab. His tactics are known and easily recognized. But Europe has already been wrecked and plundered by the depredations of this armed thief who smashes in without struggle.

FOR ARSON Wanted as the incendiary who started the Reichenau fire on the night of February 27, 1933. This crime was the key point, and the starting signal for a series of outrages and brutalities that are unsurpassed in the records of criminal degenerates. As a direct and immediate result of this calculated act of arson, an innocent duke, Von der Lubke, was murdered in cold blood. But as an indirect outcome of this carefully-planned offense, Europe itself is ablaze. The fact that this man has kindled cannot be extinguished until he himself is apprehended—dead or alive!

THIS RECKLESS CRIMINAL IS WANTED—DEAD OR ALIVE!

样，即使他被盖世太保抓住，他们也无法认定他曾于某一特定时间去过罗马。

2月上旬，米勒从罗马回柏林，随身携带着一封将他置于险境的信件。这是一封由教皇口授、米勒的好友罗伯特神父笔录的信件。信写在教皇个人的专用信笺上，内容包括英国对希特勒之后的德国政府所提出的和平条件的有关细节。

米勒用德语军事术语翻译了教皇的密信。这封信共有12页，以米勒的化名命名为X报告。后来这份报告在德军一些高级将领中传阅。尽管这些高级将领不属于“黑色乐队”组织，但他们也被认为是反希特勒的。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使他们采取一些行动，以阻碍“黄色方案”的实施。

拿到X报告的将领中有一位是总司令海因里希·冯·布劳希奇。布劳希奇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好几门外语。早在1938年，他就因对经济学的兴趣被考虑为德国陆军最高统帅的人选。这位贵族将军当时急需用钱摆平他那桩棘手的离婚事件，并打算迎娶夏洛蒂·鲁弗——一个魅力四射、曲线动人的女人。布劳希奇和这个女人的暧昧关系已保持多年。她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忠实崇拜者，而希特勒也觉得她十分可爱迷人。

布劳希奇成为德国陆军司令之后，元首给了他八万马克用于处理他的离婚事务。通过这次恩惠，希特勒又多了一名身居军队要职并且会对他惟命是从的将军。

现在，也许该是布劳希奇报答元首的慷慨的时候了。他给X报告加上了谋反的罪名，并命令将该文件立即送到纳粹德国党卫队的情报分支机构公共安全局进行调查。这位德军司令命令查明把这份报告带入军中的“罪犯”的身份，并将其逮捕。但是他并未做进一步追究，或许，他担心自己遭到希特勒的怀疑。

布劳希奇的做法敲响了X报告的丧钟。报告被放进德军谍报机构存放顶级机密文件的一个大保险柜中，并将在那儿存放好几个月——它是一枚嘀嗒作响的随时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3 间谍剪报能手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詹姆斯·H·理查森上将是个郁郁寡欢的人。1940年他带领战舰和航空母舰从加利福尼亚的永久基地圣·佩得罗西行3000英里来到夏威夷水域进行训练。5月10日演习结束时，他原以为要带舰队回加利福尼亚，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却命令舰队呆在珍珠港。

理查森强烈反对对军队进行重新组合。太平洋上日美之间的紧张气氛日益高涨。这位舰队司令担心某些激进而又愚蠢的（美国）军官会擅自行动，而且他觉得他的舰队以西海岸为基地可以更好地为战争做准备。

沉着稳重、满头银发的华盛顿海军行动总指挥哈罗德·R·“贝蒂”·斯塔克上将告诉理查森，这一着是为了吓唬日本，使其不敢进入“东印度群岛”（指东南亚大块区域，包括印度、缅甸、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以及马莱群岛周围的岛屿）。

在东京，已将日本控制在铁爪之下的军阀认为，美国海军的调防可能会威胁到其计划征服东印度洋的行动。长期以来，日本间谍在夏威夷非常活跃，但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情报工作，外务省指示驻檀香山的年轻总领事奥田男次郎定时发回关于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情况的报告。

奥田精明世故，野心勃勃，对他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凭借自己所处的十分有利的位置——日本领事馆距珍珠港仅7英里——他很快便开始将一系列非常详细的报告发回东京，使外务省的海军情报机构喜出望外。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既无间谍工作经验，又无海军背景知识，却能定时汇报美国舰队的规模、数量和行动，提供战舰和航空母舰的确切名称和相关描述，还有它们到达与出发的日期和时间以及船长和他们的高级助手的名字。

这一大批高级情报在东京被列为顶级机密。然而，外务省和

海军情报部门并不知道奥田不用离开办公室就能收集到了这些情报。这位总领事每天浏览檀香山的报纸，用一把锋利的剪刀将大量有关美国舰队消息的文章剪下。

奥田将这些数据用外交语言进行组织，不注明信息来源，然后将其寄往东京。东京认为他是一个天才间谍，对他推崇备至。

4 丹麦的爱国窃贼

1940年初春，阿道夫·希特勒的250万兵力部署在法国边境已有七个月。只待“黄色方案”的信号一发出，他们就会入侵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入侵行动由于各种原因已被拖延了19次。

4月9日，元首突然将其注意力从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转移，把突击部队派往北面，在一日之内占领了丹麦这个弱小而又毫无防备的国家。

有一段时间，德国军队允许丹麦人在所谓的“第三帝国的保护”下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丹麦民族是一个颇具自豪感的不屈不挠的民族，他们积极地进行着反征服者的地下工作，建立了许多地下基层组织：打击海港的“牧师”、袭击电力系统的“酿酒师”、破坏铁路的“画家”、攻击任何可能对德军有价值的目标的“王子”。

一名德军上尉在欧登塞被打死；一辆德国军用运输列车在阿尔伯格附近爆炸；丹麦海军军官在哥本哈根港将船只凿沉；一辆满载德国士兵的卡车在晚上冲入深渊，因为桥被悄悄拆除了。

随着这些行动以及其他许多反侵略的暴力斗争的进行，德国军队撕去了合作的画皮，宣布了“军事管制法”。1943年8月，在无数丹麦国民心中象征抵抗力量的国王克里斯琴十世被逮捕，并由卫兵看管。国会停止了运作，丹麦警察被解除武装，指挥者们被送往德国集中营。

并非所有丹麦人都是爱国者。有一小撮丹麦人与德国人狼狈为奸，其中一个向德军献媚并提供帮助的人叫汉斯·彼得森。此人大约40岁左右，由于先后多次犯罪，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在狱中服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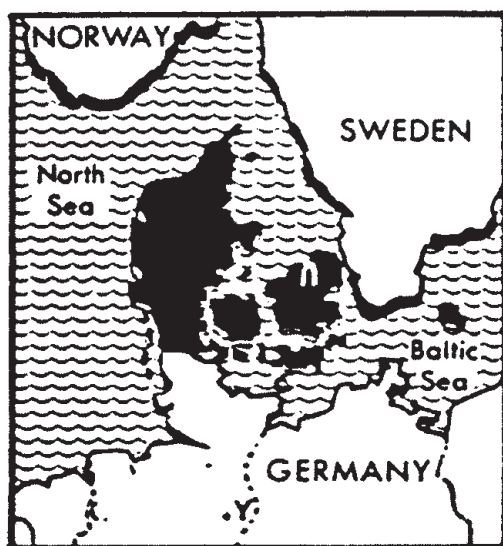
战前，彼得森是丹麦众所周知的“最危险的窃贼”。丹麦人都知道他叫H·P，他盗窃后会详细记述所窃之物及其价值，并将

其寄到报社发表。

有一次，他闯入丹麦警署的一位负责人家中，并在他家度过了周末。当时，该警署负责人正与家人在外度假。事后，彼得森在给报社的报道中说那房子不错，只是床垫的弹簧下陷了。当他的这个“英勇”行为见报后，丹麦人捧腹大笑。他们知道 H·P 从未伤害过人，是个劫财不伤命的窃贼。

在德国军队占领丹麦后不久，H·P 常与德军官员一起吃喝，他的行为引起了同胞们的愤怒。这位德军同伙甚至穿上了一套做工精细的德国军装。他趾高气扬，不把任何他在战前认识的丹麦人放在眼里。丹麦地下组织成员计划要杀掉这个叛徒。

雷夫沙利欧是组成丹麦的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在这个岛上，德军接管了一家工厂，将其改为德国空军的飞机零件制造厂。丹麦地下组织决定炸掉该厂。计划安排得十分周密，有几位抵抗组织成员负责“除掉”厂门外的德军卫兵；其余成员则将炸药悄悄带入工厂，把它们藏在厂房大楼附近。他们将选择一个月黑风高



黑色部分
为丹麦

的夜晚行动。

现在，一切都准备妥当——几乎万事俱备，只差如何打开工厂巨大的铁门上的锁。在预期进行爆炸行动的前两天，该地区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收到一张手写的纸条，笔迹与他以前收到的提供德军计划详情的匿名纸条上的一模一样。

关于写信人的身份有种种猜测，因为所有纸条上所提供的情报都被证明准确无误。最近的这张纸条上写着：“两天后，子夜时分，我会去工厂打开门锁。届时我将穿一身德国军服。”

与前几封信不同的是，这封信有署名——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为 H·P。

此刻，抵抗运动领导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能信任这位一直在巴结奉承德军的汉斯·彼得森吗？这封信是盖世太保图谋杀害或抓获抵抗组织成员的某种阴谋吗？最后，他们决定冒这个险，但是预先会做好准备，万一这是德军在工厂设下的圈套，就一定要干掉彼得森。

午夜，地下组织开始行动，他们先除掉了工厂的岗哨，然后把藏着的炸药运到前门。数分钟后，彼得森穿着德军制服出现了。抵抗组织成员十分紧张，紧紧地握住手中的武器。黑暗中随时可能响起枪声。

窃贼用粗哑的嗓音轻声说道：“如果我发生不测，希望能还我清白。”他开始开锁。两分钟后，门打开了。彼得森没有离去，却悄悄走入大楼。大楼里，抵抗组织成员们正在分组到指定地点安放炸药。“我想亲自点燃一根导火线。”彼得森解释道。

几分钟后，成员们一个一个或一队一队地潜出大楼，集合在一个安全的位置观察动静。很快，“轰隆！”一声巨响。“轰隆！”又一声巨响。“轰隆！”又是一声。爆炸照亮了黑色的夜空，炸碎了的砖块，混凝土和木头旋转着散入空中。工厂被炸得只剩下一堆堆碎砖和变形了的机器。

所有成员都在爆炸前撤离了大楼，但是伪装成德军支持者的汉斯·彼得森却没有出来。24 小时后，抵抗组织成员聚集在一起，为这位为国捐躯的爱国窃贼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追悼仪式。

5

在北非沙漠中巧布疑阵

在纳粹德国和西方同盟国开战之后的九个月里，身材矮胖的中年素食者本尼托·墨索里尼一直在罗马隔岸观火。看到他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碾过欧洲的大片土地时，他嫉妒日深，垂涎欲滴。他称自己为领袖，并将自己幻想成最后的凯撒大帝。1940年6月10日，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向英国宣战了。

墨索里尼在非洲北部利比亚的广阔沙漠上已经拥有25万兵力，由58岁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统领。他计划东进占领英国在埃及亚历山大的海军基地；然后向前推进，占领连接南部的红海与北部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

此时，英国在埃及集结了兵力，自诩为“尼罗河之军”，由独眼将军阿奇博尔德·韦弗尔指挥。他的手下有3.6万名士兵，军中许多人不是从未受过训练就是来自行政勤务部队，而要想迅速获得增援是不可能的。

当格拉齐亚尼进攻时，英国军队不得不撤退。意大利军队往西部推进（利比亚在埃及西部），于1940年9月13日直入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防区。要想阻止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意大利军队谈何容易。不过，英国领导人从无线电截取的情报中得知，阿道夫·希特勒取消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后，已从英国派出增援韦弗尔的部队。

重要的是，在援军到达埃及之前，韦弗尔要在英国军事实力和作战计划上蒙蔽敌人。韦弗尔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手下41岁的上校达德利·W·克拉克。克拉克几个月前在伦敦任军职，负责加强官方行动，组成了一支装备精良的突击队。该突击队的主要任务是阻挠德国人越过英吉利海峡。

现在，在北非沙漠上，精力旺盛、办事果断的克拉克迅速集结人马，开始布置疑阵。很快，他装配了一支强大的仿真模拟军

队：数百辆橡胶坦克像气球一样被充足了气，还有许多充了气的橡胶大炮、卡车和牵引车。

为了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英军的千军万马已严阵以待，准备包围格拉齐亚尼沿地中海前进的部队，克拉克派人修筑假路，在坚硬的沙子上刻出通往南面的坦克履带轨迹。克拉克知道意大利的侦察机将会拍摄下这些新的进展。

然后，克拉克开始着手他的主要项目。他招募了许多阿拉伯人，让他们带来骆驼和马匹，这些骆驼和马匹身后拖着木板，在沙漠上扬起大量尘土。这情形从空中看起来，就像一列列长长的坦克队伍在行进。

英国高射炮一直威胁着意大利侦察机，使其无法低飞，这样，他们的照片就反映不出地面的真实情况了。

从这些照片和意大利地面部队的有关英国大张旗鼓的行动的报告中，格拉齐亚尼得出结论：韦弗尔准备以坦克和大炮从右翼向他进攻。英国的特工人员也故意让意大利破译出密码，使他们从截获的无线电情报中得知英国强大的增援部队已开往埃及——这倒是真的。这个发现使格拉齐亚尼更加犹豫不决。

格拉齐亚尼担心会在右翼遭到强大的坦克袭击，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修筑工事。等到这位意大利元帅明白自己上当时，为时已晚。坦克和步兵增援部队已从英国赶到。

6 纳粹的犹太朋友

1940年6月22日这天，阳光和煦，天气明媚，9000万德国人的绝对统治者、德国军队的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正站在巴黎北面的贡比涅森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和他站在一起的是纳粹党的一群高级领导人，包括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元帅，眉毛浓密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还有身材高大、戴着单片眼镜的德军参谋长威廉·凯特尔将军。

希特勒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就在6周前，他发动了“黄色方案”，由德国伞兵和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开道，250万士兵越过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边境线。这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荣获勋章的步兵下士，此刻在为凯泽·威廉的部队的失利报仇雪耻。

他们身旁有一节火车车厢，它迄今一直被保存在博物馆作为展品。在这节车厢里，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曾于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德军口授了投降条约。在耀武扬威的元首的率领下，这些纳粹的代表人物登上了法国葬礼上使用的做为殡仪馆的车厢。几分钟后，法国将军们签署了投降文件。

在举行投降条约签订仪式几天后，一个持有法国多家企业股权、名叫雅克·韦伊的瑞士人与在瑞士苏黎世的一名英国地下情报官取得了联系，他表示愿意尽他所能帮助盟国的事业。在粗略地调查了韦伊的背景之后，英国情报官将他的请求转到了白厅。

就在此时，希特勒回到了柏林，他立刻向英国提出和平条件，他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在“黄色方案”发动的当天接任内维尔·张伯伦出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对此不屑答复。

英国岌岌可危。丘吉尔试图推测希特勒的企图。希特勒的目的是什么？他会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伦三岛吗？英国在法国的情报来源已几乎不复存在，法国投降前不久英军撤离敦刻尔克时

剩下的几个特工早已躲藏起来。其中一些没有任何联络方式，即便有，他们也不敢用。

因此，为了填补这个重要的情报真空，获得哪怕是一丁点有关德军在法国下一步计划的蛛丝马迹，英国政府接受了雅克·韦伊的帮助。看上去，他很适合在暗中侦察德军，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定期来法国做生意。

几个星期过后，韦伊开始从法国发出他努力搜索到的情报。韦伊是一个身材高大、讨人喜欢的金发男子，他成功地打入了在法国的德国高级将领圈子，与许多德军军官交上了朋友。有一次，他被邀请参观德军总部，在那儿还被当做纳粹德国人的座上客。

德国人对雅克·韦伊的犹太人身份一无所知，他通过时不时随意地说一些攻击犹太人的话掩饰自己身为犹太人的真相。

韦伊相当富有，他还将巴黎的夜生活介绍给德国军官，以此来取悦他们。他花钱灌醉他们，当他们醉得不省人事时，他就偷偷地搜查他们的口袋，取走任何可以作为军事情报的东西。

回瑞士时，韦伊通常拖着两只沉重的行李箱。这样做非常危险，尤其是在火车到达瑞士边境时，旅客要接受盖世太保的检查。他的一只行李箱里装的是衣服和个人用品，另一只则装满了他从德国人那儿搞到的秘密文件。

尽管无数次险些暴露，韦伊仍然继续他的间谍工作。他能够分辨出哪些目标具有军事价值，之后这些目标便由皇家空军炸毁或者被法国地下组织破坏掉。

1943年，这位瑞士商人加入了代号为“普罗斯珀”的法国抵抗网络。这是英国特务机关正在建立的一个广泛的间谍机构，其目的是一旦盟军进入法国，能够与德国占领者进行抗衡。

韦伊与他的一位老友兼同事琼斯·沃姆斯取得了联系，此人代号为“知更鸟”，领导着“杂耍者”——“普罗斯珀”的一个分支。

时间追溯到1942年10月，英国少校弗朗西斯·萨帝尔于夜间空降到距巴黎西南部110英里处的万多姆附近的一块草坪上。

萨帝尔 31 年前出生于法国里尔，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格兰人。他一降落就给了自己一个掩护身份：弗朗索瓦·德普雷，一名经营农产品的比利时旅行推销员。

同时，萨帝尔还给自己取了个匿名——普罗斯珀，取自 15 世纪基督徒作家、圣奥古斯丁的追随者阿奎特恩·普罗斯珀。少校的任务是在法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建立分支机构，并由他在巴黎亲自指挥。

普罗斯珀很快便投身于他那艰巨的工作中去了。他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建立起大约 20 个分支机构的核心，其中就包括“杂耍者”，其他的诸如秘密邮件、地下联络、情报、行动、资金以及医疗等。最后，他需要一万名秘密特工为他工作。



英国少校弗朗西斯·萨帝尔，代号“普罗斯珀”。（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普罗斯珀对安全的自我感觉并非总是对的。他有点夸夸其谈，因此，有时不免又有些大大咧咧。有一次在巴黎，他跟德国情报人员就释放他的分支机构的两名成员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他听说这两人相当出色，曾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便为他们的获释支付了100万法郎（相当于2.4万美元或5,000英镑）。到达指定地点时，普罗斯珀看到两个曾因拉客而遭拘捕的年华已逝的妓女在等他的两个成员，这让他惊愕万分。

然而，使他的分布广泛的间谍网大难临头的还不是他在安全方面的偶尔疏忽，而是他的组织内部有法国叛徒。1943年6月22日至23日，15名德国情报人员冲进位于巴黎一破陋地区的马扎格兰大街上的一家旧旅馆。普罗斯珀当时没在他那又暗又脏的小屋里；但当他第二天回去时，德国特务猛扑过来，将他抓获。

尽管普罗斯珀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仍拒绝暴露身份，也不供认武器的存放地点。但他的地下组织的一些叛徒招供了。德国情报人员迅速赶到普罗斯珀广泛活动的地方，搜到大约470吨武器和弹药。在随后的几天中，普罗斯珀的数百名特工人员被逮捕。萨帝尔和他的尉官们被枪决。

在德国人对普罗斯珀的抵抗者们全面展开的大围捕中，雅克·韦伊成功地逃脱了，他回到了瑞士。很快，他通过法国的秘密关系得知，整个间谍网络都崩溃了，现已无人领导，幸存者四处藏身。

普罗斯珀遭受的厄运使韦伊怒火中烧，他更坚定了要打击阿道夫·希特勒的决心。因此他放下手中的生意和业务联系，担任活跃于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下组织的领袖。1944年美国 and 法国军队占领这个地区时，他和抵抗者们正让德国军队头痛不已。

7

联邦特工在南美

1940年初，当罗斯福总统及其政府重要领导人意识到，纳粹间谍已在墨西哥城到南美洲的北部一带建立了一系列活动基地时，战争的乌云正从欧洲飘向美国。秘密广播站从汉堡、科隆和布鲁塞尔上空把在美国的纳粹间谍发来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报告发送给德国反间谍机关。

离阿道夫·希特勒上台还有数年的1933年，大批德国人移民到南美，在南美的几个殖民地国家定居。20世纪30年代后期，约60万德国侨民或当地出生的德国人后代生活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

当希特勒开始重新武装德国时，纳粹运动在这三个国家受到了热烈欢迎。德国人和他们的后裔在节庆时会穿上风暴部队的制服，挂上纳粹的旗子。在南美有一些德国退伍战士组织、一个德国青年运动组织以及一个德国劳工阵线。

1940年6月初，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一个会议，严肃地讨论了南部边境所受到的威胁。出席会议的有联邦调查局局长J·爱德加·胡佛和陆军及海军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经过了广泛的讨论之后，决定建立一个在海外活动的特别情报部门，获取有关不利于美国安全行动的情报。

罗斯福对新的组织非常热心，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个没有全球性情报机构的大国（一年之后才成立战略服务办公室）。总统发出指示，提出了获取国外情报的任务，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和他的情报人员在西半球拥有非军事情报的管辖权。

胡佛向来行动迅捷，不到一个月，他就组织起了特别情报部门，他的情报人员也已经潜入南美的几个国家。这些人旅行时用的是假名，并将以暗藏的间谍身份开始工作。后来，另外一些情报人员以冠上的头衔为掩护，被公开派往这些国家的大使馆。

所有的行动计划、组织安排和情报人员的打入均在严格保密中进行，这个消灭纳粹间谍在南美的威胁的复杂计划风险巨大。在行动中，许多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需要冒生命危险。

这也将是一个棘手的行动，要取得成功只有通过与美国交好的南美政府的合作，而又不能引起公众注意，也不能使中立的美国或任何一个与美国合作的政府面临尴尬局面。

一名秘密特工以美国肥皂制造商推销员的身份被派到南美，他的上司从未怀疑他是联邦调查局派来的特工。在几个月中，他卖出了许多肥皂，因此他的公司不得不扩大生产。同时，这位卖力的推销员在商界和政界建立了一些有价值的联系，这些个人关系为他了解那个国家的纳粹活动情况提供了通道。

在阿根廷的一个城市里，一位看上去很年轻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到达后以记者的身份开展工作。很快，他便开始将文章寄给美国的出版社，引起了对南美感兴趣的美国公司的关注。他名叫威廉·拜尔斯（笔名），常去光顾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开的一家小旅店，这个男人的父母居住在欧洲一个被德军占领的国家。

旅店店主断然拒绝了拜尔斯想让他成为美国间谍的委婉建议。他是一个公民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的成员分布于全市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因此，拜尔斯认为他可以为联邦调查局提供大量的信息。

拜尔斯用了一个新办法说服店主与他合作。“我想写关于本市各个团体的系列报道，”他说，“我需要你为我提供一些信息。”

拜尔斯观察着店主，判断其反应。旅店店主瞪了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差不多有一分钟。显而易见，他一直怀疑拜尔斯实际上是讨厌的阿根廷秘密警察的探子。然后他严肃地说：“如果我向你提供信息，它会不会落到该得到它的人的手里？”

这时，拜尔斯意识到旅店店主一直想为美国提供信息，只是不信任他。“这还用说！”拜尔斯答道。

大多数南美政府愿意为联邦调查局反间谍行动提供帮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于本国公开表现出的对纳粹的支持，以及阿道

夫·希特勒将最终占领他们的国家并使其沦为殖民地的谣传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有几个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对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充满敌意，他们的警察和政府使联邦调查局的地下工作难以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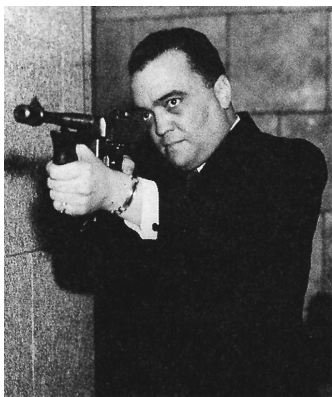
在阿根廷，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经常被跟踪，他们在当地的线人被抓住后受到了严刑拷打。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联邦调查局特工将一艘破旧的汽艇小心地藏在一个僻静的掩蔽之处。如果在晚上当地的线人被警察跟踪，他就可以借着夜色来到停船处，悄悄地登上“克兰德尔的海军”，这是联邦调查局给船起的名字，是以那位想出并实施过这个逃脱方法的特工的名字命名的。这艘船的船长是位阿根廷人。

不一会儿，船就可以从隐藏之处悄悄开入海港。在去公海的途中，船长有时不得不躲避警察的海港巡逻队。最后，“克兰德尔的海军”将到达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的安全地点。

此时，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威廉·拜尔斯已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每周至少要被跟踪一次。被跟踪时，作为记者的他工作特别努力，并且谨言慎行，避免与当地的线人发生任何接触。

与许多精神自由、喜欢冒险的人一样，拜尔斯有点儿顽皮，



联邦调查局局长J·爱德加·胡佛（左）派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前往南美搜捕纳粹间谍。联邦调查局特工珀西·J·福克斯沃斯（右）在该行动中牺牲。（图片来源：联邦调查局）

每当警察想在他从事间谍活动时抓住他，他便忍不住要戏弄他们一下。他会以记者的身份去拜访指挥跟踪他的该市秘密警察的负责人，并对这位警方的官员说：“我正巧路过这儿，希望你能与我一起喝杯咖啡。”

“那家伙肯定气疯了！”拜尔斯事后告诉他的一个同事说，“那些跟踪我的探子们也一样。他们不知道我在警察局有一个卧底的朋友，得知我哪天会被跟踪，他便会通知旅店店主的。”

有一天，拜尔斯的线人告诉他两个可能是间谍的德国人驱车去了附近的一个阿根廷城市。拜尔斯开始调查确认这两人是何人，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去了哪里，与什么人接头了。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他的线人们连这两个德国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拜尔斯立刻去见他的旅店店主朋友，但是他让拜尔斯第二天再去。第二天拜尔斯又去找他，他说还要等一天。现在拜尔斯觉得要么他是在拖延时间，要么就是得到这两个德国人的情况像大海捞针般困难。

第三天，店主交给拜尔斯一张打印纸，上面有这两个德国人的姓名、他们所开的汽车的车号——甚至还有汽车引擎的生产序号。而且，这份报告陈述了两个嫌疑者去了哪里，还有他们开车去邻近城市途中对话的大意。这是联邦调查局见到过的最为详尽的间谍报告。

拜尔斯在一个主要事实上搞错了：车上有三个德国人，而不是两个。

这份详细的报告使拜尔斯大为惊讶，他问他的朋友：“你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

他的朋友平静地答道：“车上的第三个‘德国人’是我的手下。”

旅店店主的联络人所提供的信息使该地区的德国间谍网开始暴露，尽管警方对德国间谍网在该地区的活动视而不见，“记者”拜尔斯在阿根廷和美国采写的大量报刊文章成功地使德国间谍网在阿根廷的活动寿终正寝。

巴西也是纳粹间谍活动的温床。该国于 1942 年初断绝了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联邦调查局地下特工通过与巴西官方合作，突袭了向纳粹分部在欧洲的三个电台发送密码情报的六个秘密电台，并将它们关闭。

然而，巴西最大的纳粹间谍却成了漏网之鱼。联邦调查局连他的名字都无从得知，只知道他领导着一个间谍网，该间谍网操纵着一个呼号为 CIT 的秘密电台。

这个神秘的间谍名叫约瑟夫·雅各布·约翰尼斯·斯塔津希。他是德国工程师和科学家，身材消瘦而结实，厚厚的镜片后面射出阴冷的目光。他在 1941 年春坐船抵达里约热内卢，从海关带进一个大包，包内装有一部发报机、四本密码簿以及一些微型摄影器材。他到达五周之后，呼号为 CIT 的秘密电台就开始向德国发送情报。

1941 年 12 月中旬，斯塔津希去巴西的桑多斯安装另一部秘密发报机，发现需要波长计，便到一家小店购买。店主告诉他没货，但是如果他留下姓名和地址的话，可以帮他订购所需要的部件并送货上门。这个陌生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桑多斯市，桑多斯旅馆，O·门德斯”。

巴西安全部门已告诫过商人们，在向陌生人出售无线电零部件时要格外小心，因此店主给警方打了电话，将该顾客的姓名和地址告诉了他们。桑多斯旅馆查无此人。

但是一周之后，一个自称 O·门德斯的人给小店打来电话，询问他所订购的波长计是否已到货。店主说随时都可能到货，并立即通知了警方，转而又报告了联邦调查局。

根据 O·门德斯的最后一个电话所留下的一些简略信息，联邦调查局通过与警方合作，将零星的信息拼凑起来，目标开始指向尼尔斯·克里斯琴·克里斯蒂森，一位颇受尊敬的“丹麦”工程师，他在里约热内卢开着一家商行。

克里斯蒂森被逮捕。他最终承认自己不是丹麦人而是德国人，真名叫约瑟夫·雅各布·约翰尼斯·斯塔津希。从他家里和他在银行的保管箱中搜出了大量间谍资料——密码、复印件、秘密

指令以及他的下线和线人的姓名。

直到几年以后，联邦调查局才打破缄默，披露了其在南美消灭范围广泛的纳粹间谍网所取得的胜利。战争期间，共有 887 名德国间谍被确认，其中 389 名被当地政府逮捕，105 名被判刑。共查出 24 家秘密电台，当地政府没收了联邦特工查出的 30 部发报机。

地下工作的胜利代价昂贵。四位联邦特工（包括局长助理珀西·J·福克斯沃斯）在执行任务中丧身，均死于飞机失事。

8 反英“神经战”

把两个主要军事心腹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和威廉·凯特尔召到身边时，阿道夫·希特勒正在帝国南部的黑森林山庄度假休闲。凯特尔呆板而缺乏幽默感，是德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约德尔的任务是将元首的决定译成简洁的军事指令。希特勒选择他俩是因为知道他们忠于元首——对最高司令绝对忠诚。那是1940年7月初。

希特勒告诉凯特尔和约德尔，他们应该着手准备即将于10月中旬发动的入侵英伦三岛的行动。一周之后，约德尔和凯特尔将代号为“海狮”的入侵行动草案交给了希特勒。

元首对草案小做改动之后，签署了第16号总令，发给德军指挥者们：

由于英国不顾其难以扭转的军事形势，仍无任何愿意妥协的迹象，我决定准备——如有必要的话——实施入侵英国的行动。

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清除英国这个与德国为战的基地。

整个行动的准备工工作必须于1940年8月中旬完成。

——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

希特勒

希特勒命令其自负的空军在消灭了比它弱小得多的皇家空军后马上发动“海狮”行动。

大不列颠是一个海湾国家，对于将跨海峡而来的突袭已严阵以待，只是英国的国防力量虚弱得可怜。“如果他们来，”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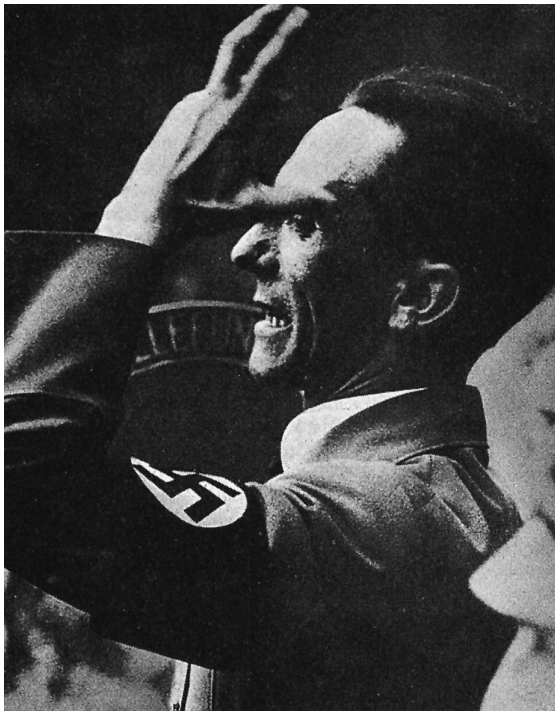
希特勒亲
笔签字

顿·丘吉尔首相严肃地对他的心腹们说：“我们不得不用啤酒瓶来砸他们的脑袋，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别的武器。”

在元首的命令下达之后，纳粹的宣传天才约瑟夫·戈培尔发动了一场神经战以扰乱和吓唬英国后方战线。在德国，人们背后称戈培尔为“宣传小人”。

狡猾而又理智的戈培尔在“海狮”行动前两个月的8月12日启动了他的神经战。一架德国飞机低飞于英格兰南部上空，用降落伞往一个空旷的牧场上投放了几只箱子。不出他所料，箱子在天亮后被发现，当地警察迅速赶到现场。他们发现了双向无线电发报机、炸药、英国要人名单——包括温斯顿·丘吉尔首相——还有给德国间谍的指令，告诉他们一旦德国入侵英国间谍

诡计多端的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保罗·戈培尔。（图片来源：国家档案）



们该采取什么行动。

随后的几个夜晚，类似的一幕在英格兰的其他几个地方一一上演。用降落伞投放物品是在后方战线引起恐慌的高明手法，它意味着在英国活跃着大批纳粹间谍，这些人在等待行动的信号。虽然英国政府向媒体封锁了这些消息，但是戈培尔的阴谋还是得逞了。关于降落伞投放品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像野火般迅速传播开来。

事实上，英国秘密机构的特工在11月以前战争刚爆发时就可能已经抓获了所有的德国间谍。现在，在慌乱的英国人中，连屠夫、面包师和蜡烛制造商都被怀疑成了德国间谍。

戈培尔在他的神经战中，将无线电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来自柏林的广播中，播音员们操着流利的、没有德国口音的英语，谎称自己为英国公民，是涌到电台来向同胞们提忠告的。他们提的忠告真的很稀奇古怪。他们敦促迷惑茫然的英国听众把给疯子穿的约束衣（一种用于制服罪犯或疯子的衣服）放在身边，因为一旦强大的德国空军开始对英国城市进行全方位的轰炸，许多人会发疯、发狂。“发疯的人是非常危险的，”播音员那不祥的声音警告人们道，“他们可能会疯狂地进行谋杀。”

另一个官方“声音”几乎每天都能在柏林电台听到。声音的主人是德国的一位著名医生，曾在英格兰工作，现在只关心如何帮助英国人减轻即将遭受的“德军炸弹雨”的痛苦。其实他是戈培尔的人，这位仁慈的“医生”就如何对被烧得不忍目睹或肢体残缺的人进行急救给予了一些有用的指导。

戈培尔知道，英国防空系统的官员们一直在告诫英国人要警惕德国空降兵，他们或许是入侵的先头部队。这些空降兵可能会将自己装扮成牧师、修女或穿上别的便装。因此，德国播音员们告诉英国人一个秘密，说是德国伞兵配备有德国科学家研制出的“迷雾药片”，每个伞兵跳伞后都会变成一小片云彩。

“秘密武器”这个词习惯地带有神秘色彩，所以戈培尔在广播宣传中几次使用了它，但他很注意，没有将此词用得过于频繁，以免削弱其影响力。有一名播音员说，这些秘密武器中的

一种在开始进攻时就会揭开面纱。元首的科学家们研制出了巨大的降落伞，比现有的任何降落伞都大得多。这些降落伞将被连在飞船上，使飞船在英国上空的云中飘浮 12 小时而不被察觉。

柏林的播音员警告英国人，伦敦是元首的另一个秘密武器——空中鱼雷——的攻击目标。播音员们声称这些新式武器将摧毁英国首都。空中鱼雷将由飞行于离目标五英里处的飞机上操纵的无线电装置准确定位，直指具体目标。攻击的首要目标是白金汉宫——国王和王后的家。

戈培尔得知英国的将军们仍然有一个难解之谜，那就是三个月前希特勒侵略德国西面的国家时，德国人如何不到一小时就攻下了比利时城市列日附近的“坚不可摧”的艾本·艾米尔要塞。戈培尔决定利用一下敌人的困惑。

希特勒本人制定了一个天才计划，快速地以最低代价占领该要塞。代号为“花岗岩”的由约 100 名伞兵组成的部队，乘滑翔机降落在艾本·艾米尔要塞厚厚的围墙内的宽阔草坪上。800 名比利时要塞守卫者被弄得一头雾水，40 分钟就缴械投降了。

这是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滑翔机袭击。尽管是一次惊人的胜利，元首还是忍住了想向世界大肆渲染此次胜利的冲动。相反，他决定保守秘密，这样他将来或许还可以用滑翔机的方法取得同样的胜利。

现在，戈培尔的播音员向英国人首次披露了艾本·艾米尔要塞被迅速攻下的“真相”：对方使用了电子射线，而且德国目前正在准备用这种革命性的武器入侵英国。

8 月 1 日晚，英国雷达搜索到一队德国空军轰炸机，它们飞过英格兰东南部继续往伦敦方向飞行。看情形，德军扬言要对英国进行的大规模空袭已经拉开了帷幕。然而，轰炸机并未投放炸弹，而是撒下了成千上万张英文传单，标题是“对理智的最后呼吁”。

这个通过心理战搅乱英国人心的把戏以失败告终了。多佛的一名码头工人看了传单后所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英国人对此事的反应：“老希特勒来帮助我们了。配额供应这么紧张，他给我们空投了大量的手纸！”

9 希特勒的混凝土游鳄

1940年夏，希特勒正集中精力，监督不日即将进行的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令他感到吃惊的是，统帅部的将军们都要求他竭力解决好后勤问题。

这位一向对自己在军事策略上运筹帷幄的能力有十足把握、十分自信的纳粹头目，对这次主要在海上进行的军事行动着实有些担心。所以，当他在柏林的总理公署听到让他的侵略部队横跨英吉利海峡的种种非常规方案时，他十分关注。

纳粹的经济部长戈特弗里德·费得提出可以使用混凝土潜艇船队沿着海床在水下潜行。每个分队有90名士兵或两辆坦克或几门大炮。“想想吧，当英国人忽然看到成百上千艘混凝土潜艇爬上海岸，他们会吓成什么样子？”费得兴奋地说道。

这个爬行的“混凝土鳄鱼”的构想引起了希特勒极大的兴趣，于是他下令让海军部队认真研究一下短期内建造潜艇的可能性以及最终的部署方案。德国的海军司令们却只在表面上装出一副执行命令的样子，可暗地里却让此项工程不了了之了。

天色微亮，成千上万的德国空军士兵带着照片、草图和标有目标的地图，开始潜入法国、比利时、挪威、荷兰和丹麦空军基地的容克尔式轰炸机、道尼尔全金属飞机、海内克式轰炸机和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德国空军的指战员们个个胸有成竹（照片、草图和标有目标的地图都是战前在德国国民航汉莎航空公司开往英格兰的班机上获得的）。时值 1940 年 8 月 13 日——一个标志着德国携数量空前和作战能力慑人心魄的空中舰队对英伦三岛开始全面进攻的日子。

在整个英格兰南部，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们根据雷达探测到的敌情，进入了战备状态。他们跳进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驱逐机，开足马力腾空而起，准备迎战德国空军的轰炸机队。战斗机飞行员天生具有异于常人的胆识——他们一往无前、勇敢无畏、斗志昂扬。就在数年之前，其中的许多人还承认自己是和平主义者，有些还曾在颇具争议的《牛津宣言》上签了名，发誓自己决不为了“国王和祖国”而战斗。而如今，为了大英帝国的生存，他们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斗。

整整一天，伤亡惨重的激战席卷了英吉利海峡和南英格兰的上空。战斗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德国空军的攻击一浪强过一浪，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将此役定名为“英国之战”。近 500 架皇家空军飞机被毁，坚持在空中作战的英国飞行员们也几乎全军覆没。虽然数百架德国空军的飞机被击落，但是，比英方强大得多的德国空军能够轻易地从惨重的伤亡中恢复过来。

正当数目远远少于敌军的皇家空军将士们在英格兰的上空持续英勇奋战之时，地面上一个名为“Y 服务器”的无线电情报机构为击败德国空军轰炸机群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Y 服务器”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个叫女子空军助队的单位，它负责监听

空中的德国空军飞行员和本土基地间的对话。

在此监听机构中，有一位重要的成员——中尉艾琳·克莱顿，她于1939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应征入伍，并加入了女子空军助队。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克莱顿立即被派往英格兰南海岸的一个皇家空军监听站，成为“Y服务器”一名真正的成员。

当时“Y服务器”是由一直居住在德国并熟谙德国习语和俚语的英国女性组成的。但由于符合这些条件的女性实在过于稀少，所以法国、波兰、奥地利籍的女性也可以破格加入，“Y服务器”的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

克莱顿和队伍里的其他姑娘每六小时换一次班。她们戴着耳机，一动不动地仔细倾听，生怕漏掉英格兰上空的德国空军飞机上和从德国空军基地跨过海峡传来的任何一句话。她们艰辛的工作还面临着种种困难、阻隔，比如极差的天气，况且她们并不熟悉飞行员们所说的那些俚语及德国各地并不熟悉的乡音。但是，“Y服务器”的姑娘们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不仅如此，在许多时候，她们还能辨认出单个德国飞行员和空军中队司令的声音。如果这些熟悉的声音很长时间听不到，克莱顿和队伍里的其他姑娘就断定，他们不是被击落了，就是战死沙场了。

有一次，“Y服务器”捕捉到“小螺丝”和“客厅”两个无线电代号。这两个显然别有意义的代号让英国专家困惑了好几个礼拜。但最终专家们发现，它们是引导德国空军夜间飞机定位目标——英国皇家轰炸舰队的一种技术。紧接着英国科学家经过忘我的钻研，终于找到了干扰“小螺丝”和“客厅”定位的方法。

随着战争的进行，姑娘们尝试过多种方法来扩大“Y服务器”的监听范围。其中一种要归功于著名的美国卡通画家鲁本·戈德堡，他创作了许多看似可行实则荒诞的“发明”。姑娘们的方法是将操作员和监听设备装在监测气球下面挂着的吊篮里。但是试验却得出结论，摇晃的吊篮会迅速导致她们感到强烈不适。所以操作员被送回地面，吊篮里的监听设备则改由遥控操作。

日耳曼人的高效率常使艾琳·克莱顿和其他“Y服务器”的

无线电监听人员能够精选出更有价值的信息。德国空军将担负空军任务的领域划分成区，每个区都设有一个总部，负责该区域行动和空军人员的后勤福利。通过监听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进出各区域时的无线电通话，“Y 服务器”可以获得关于德国雷达的扫描范围以及各种型号的德国飞机行动区域的重要情报。

在残酷的“英国之役”的空战期间，克莱顿和其余的“Y 服务器”的监听员们长时间地工作，这对她们的健康非常不利。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克莱顿和女子空军助队的另一位军官在 48 小时中要值班 36 小时——她们得分析监听到的德方对话的价值，以便皇家空军做出相应反应。

“英国之役”中，猛烈的空战持续了两个多月，“Y 服务器”助队和名为“奥尔塔”的无线电监听站获悉：德国空军的首领、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已宣布将 1940 年的 9 月 15 日定为“鹰日”。德国计划于该日发动一场规模浩大、意在一举将皇家空军赶尽杀绝的猛攻。如果飞鹰行动成功，希特勒就将开始发动对英国的侵略，否则他就推迟此项跨海攻占计划。

“鹰日”的当天上午，英国 25 个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驱逐机的飞行中队在南英格兰上空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上留下一道道美丽的白痕。戈林派出 1000 架轰炸机和 700 架战斗机来执行歼灭英国空军的任务。两军在空中交战。到下午晚些时候，英国空军的骑士们已经折断了戈林的翅膀。

两天后，“奥尔塔”监听并破译了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发出的传递希特勒推迟侵略英国的决定信号。

“英国之役”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它与和敌军力量对比悬殊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们的英勇气概、“奥尔塔”无线电监听站提供的准确信息及那些利用“Y 服务器”监听敌军对话的幕后女英雄们的不畏辛劳的付出以及她们高超的语言技能息息相关。

11 接待童子军官员

1940年10月初，“英国之役”战局尚不明朗之时，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收到了来自西班牙政府不同寻常的要求，一位热衷于西班牙国内青年运动的西班牙人问能否去英格兰研究英国童子军的战时活动。尽管西班牙的官方态度是中立的，但西班牙首相、最高统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与阿道夫·希特勒是密友。明知如此，英国外交部仍答复道：可以，真的可以。尽管来吧。

虽然英国激战正酣，但英国人还是为西班牙人铺开了红地毯。几位童子军军官去机场迎接了西班牙人，并陪同他来到雅典娜神殿大酒店，安排他住进了预定好的豪华套房。慷慨的主人还准备好了昂贵的威士忌，满足他的一切需要。这些英国人可真是不错啊！

事实上，那几位英国童子军的官员是军情六处的，而雅典娜神殿大酒店里的套房在当天的早些时候已被改装成一个布满窃听器和窃听线路的精致迷宫。英国情报机构对这个西班牙人的底细早已了如指掌，知道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一定会在他回到西班牙后的24小时内传到柏林。

英国数量有限的高射炮大部分都用于防御海岸线和首都附近的机场进场航道。在整个混乱的伦敦——德国空军闪电轰炸战的目标——只有4个重型高射炮兵连。其中的一个连很快就被移到了雅典娜神殿大酒店对面的公园里。高射炮兵连的将士们接到一个令人费解的命令：每次空袭警报响起时，即使在射程内没有德国飞机，也要连续不断地发射炮弹。

德国的轰炸机仍持续地在每天夜里空袭伦敦，公园里的高射炮也不停地回应着。炮火的轰鸣声慑人心魄，街对面的西班牙人难以入眠，不禁认为伦敦储备了大批的高射炮。他的东道主允许他参观炮队，参观时炮队的一名军士（实为秘密情报人员）“无

意”中告诉了他武器的射高（他说的数据比这些早已过时的武器所能达到的实际高度多了数千英尺）。

后来，英方陪同人员带西班牙人去参观温莎的童子军团活动。碰巧（其实不是碰巧），英伦三岛仅有的几个装备精良的军团之一和大约一半的英军坦克正在温莎城堡外进行阅兵式整队。东道主看似不经意地提到，这些强悍的士兵只不过是从保卫英伦三岛的军队中抽调出来为国王和王后担任庆典护卫的一个小队。从西班牙人脸上吃惊的表情来看，他中计了。

一天之后，东道主又带西班牙人前往英吉利海峡的一个港口进一步了解童子军团。那时，他一定已经开始厌恶童子军团了。他们一行几人行驶到码头上，看见皇家海军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船舰挤满了海港。随行的人会意地笑着，西班牙人不禁暗暗感叹，英国本土舰队要比他们的敌人预想的要强大许多，这里所看到的就是守卫英国每个主要港口的海军样板。这令这位来访者着实吃惊不小。

就在西班牙人离开后不到一小时，海港里就几乎空无船只了。原先的那些舰艇都是乘着夜色聚集到这个海港里来的。现在它们都火速回航，去执行它们沿着英国南海岸线的各自的常规任务。

不久，在马德里，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卧底间谍成功地获取了那位“童子军官”此前发到柏林的目击报告的复印件。这份文件是完全在德国人意料之外的。很明显，大不列颠武器装备充足，却一直狡猾地装做难有抵抗之力，一旦希特勒被假象所诱展开进攻，必将损失惨重。

12

“我们是来炸翻美利坚的！”

到 1940 年末，善耍阴谋的阿道夫·希特勒派出了由间谍、破坏活动家、政治宣传家、情报员、联络人、记者、卧底、偷窥狂组成的庞大军队前往美国。纳粹间谍行动的美国控制中心就是位于华盛顿马萨诸塞大街的德国大使馆。在那面阴森恐怖的古旧的砖墙里，代理大使、狂热的纳粹信徒汉斯·汤姆森博士的使馆成了第三帝国的所有国家中所能找到的最善于搞阴谋的间谍们集中的老巢——一个制造事端的温床。

这伙纳粹间谍铁杆分子的主要支持者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帮卑劣的乌合之众向往希特勒鼓吹的新德国，也更爱美钞。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做着发财梦，剩下的则是一群白痴、傻瓜。

汤姆森正集中精力策划一项使美国保持中立立场的计划，因为他的上司、野心勃勃的外交部长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受希特勒委派负责此项让美国中立的任务——至少到元首对英国的战斗结束为止。

里宾特洛甫的绝妙策略是向美国不断鼓吹不要参与加入英格兰抗战的思想，并制止可能使这个沉睡的巨人苏醒过来并加入战争。

精力过剩、诡计多端的汤姆森在完成让美国保持中立的任务上不断取得进展。而在幕后，那位临时代理大使找来了美国的报纸记者，许诺他们每月高达 350 美元（相当于 1997 年的 3,500 美金）的奖金，让他们在报纸杂志上刊登“符合要求的”文章。一部分记者以为，只要美国是中立的，鼓励其他置身于欧洲战场之外的国家也没有什么害处。

每当纳粹们欣赏的文章刊出，为了让容易被舆论左右的公众都能看到，汤姆森就下令把文章复印无数份，寄往美国各大报

刊、媒体的编辑和社论撰写者。

汤姆森获得纳粹的秘密情报，听到了专业破坏活动家计划潜入美国的风声，加之又考虑到弥漫在整个美国强烈的“不介入他国纷争的情绪”，他心中极其焦虑不安。

1941年1月25日，汤姆森发送海底电报给里宾特洛普：“任何时候试图在美国进行破坏活动，都必将导致我们的‘平抚’计划的失败。”

四周之后，2月20日，一个健壮的男人走进德国大使馆，声称自己叫沃尔特·冯·赫斯伯格，是德国国防部派到美国来执行一个大规模的破坏任务的。和他一起来的自称是破坏活动大师，名叫“朱利叶斯·乔治·伯格曼”。

“我们是来炸翻美国的！”他们自信地宣称。

汤姆森博士惊恐万分，赶紧安顿好这两个亡命之徒。他们很可能把维系美国保持中立的计划全盘搞乱。于是他立即电告柏林，对来到家门口的这两位破坏活动家提出抗议。

外交部长的答复是这样的：经过与国防部的核实，这两个人确实已被派往美国，但他们只是“观察员”。赫斯伯格和伯格曼已收到命令，绝对不得采取任何类似于破坏行为的活动。

事实上，这两个破坏活动家在一年之前就已经被派到了美国，并一直在参与策划发起一系列反对美国的破坏活动计划。通过向美国本地间谍收集情报，他们已经确定了一个主要攻击目标的名单，具体包括发电厂、工厂、铁路、给水厂、电话交换局、政府大楼和各项军用设施。

美国的纳粹间谍还在汽油站索要免费的街区图，借机获得了所有主要城市的详细描述和地图。一名野心勃勃的间谍弄到了纽约市供水系统的一览图，另一名间谍提供了关于美国铁路系统战略地位的详细情况和地图，例如阿尔图那附近宾西法尼亚铁路的马蹄弯和纽约市哈莱姆河上的地狱门大桥。另一名间谍则提供了洛杉矶水过滤厂和水库的地图及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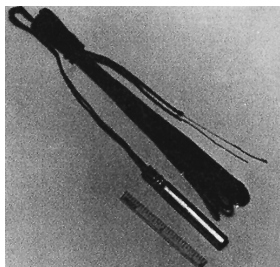
为破坏活动出谋划策所递交的报告可谓五花八门——大都颇有创意。一个颇有胆量的纳粹间谍建议德国破坏者们乘飞机潜入

美国。他提供了一张地图，上面标出了长岛 50 多个高尔夫球场的地点，可供飞机降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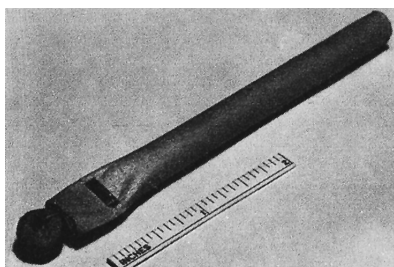
沃尔特·冯·赫斯伯格根本不是什么善意的“观察员”，他长期以来一直是狂热的纳粹间谍。自从 1939 年初到达美国，他已从多家工厂招募了土生土长的破坏者。这些工厂包括福特、克莱斯勒和底特律的哈德逊汽车厂、新泽西的哈里森石油厂、纽约液面测量计厂以及四家布鲁斯特飞机制造厂。

汤姆森博士掩护的另一个“观察员”是朱利叶斯·伯格曼。他在间谍圈中是搞破坏的老手。伯格曼是化名，他的真名叫乔治·布希，曾经是音乐作品出版商。从 1933 年开始，他成了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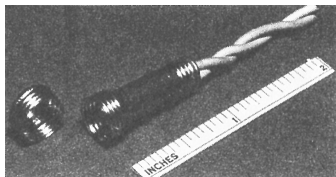
布希也是 1939 年 1 月来到美国的。他到达美国后的第一次行动就是在纽约市郊租了一套简陋的房子，然后开始收集大批炸药、雷管和导火线。布希的计划是炸掉纽约港的船只，他曾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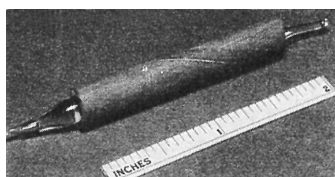
带铜线的电动
起爆雷管



用于点燃标准安全导火线的
安全导火线打



火机卸掉螺帽的导火线——用于连接定时装置和电池



装有硫酸的胶囊，置于起保护作用
的橡胶管中

联邦调查局从美国的纳粹破坏分子手中缴获的用于破坏的工具和器材。（图片来源：联邦调查局）

两个他招募的美国恶棍，在码头岸边执行过几次侦察任务。

令布希大为吃惊的是，港口毫无安全防卫措施。他们三人在码头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连一个警察或者其他执法人员都未曾遇见。三个人为了寻找藏匿炸弹的地方，登上了“埃芬厄姆号”和“独立大厅号”这两艘大船，上船时也没遇到任何盘问。他们在两艘大货船上溜达了近30分钟。

想到纽约港可能会被自己炸得火光冲天，布希不由欣喜若狂。他激动地告诉汉堡的德军指挥官们，自己能“轻易地把十艘船炸上天”。他所需要的是钱，以用来招募助手和支付的报酬。

然而，到目前为止他尚未收到任何经费。约基姆·冯·里宾特洛普担心炸毁纽约港的船只只会激发美国公众和国会积极参与欧洲战争的决心，因此他去见了希特勒。希特勒当即否定了这事，说不能给在美国搞破坏活动的人任何经费——至少目前不能——这样，汤姆森博士可以继续使他那狡猾的“绥靖”计划产生效果。

当沃尔特·冯·赫斯伯格和乔治·布希（化名朱利叶斯·伯格曼）正在收集炸药，等待着进行大范围破坏活动的信号时，美国发生了一个妨碍他们实施计划的大变化。1939年9月初，希特勒强大的战争机器开进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天后，罗斯福总统指示J·爱德加·胡佛的联邦调查局负责有关间谍、破坏和颠覆活动的所有调查工作。

一夜之间，美国这个间谍天堂消失了。仿佛有什么人挥舞了一下巨大的魔杖，吓得许多纳粹特工匆忙为自己寻找掩护。有些人因为找不到庇护而被胡佛手下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抓获，其中就有赫斯伯格和布希。

刺探情报以及其他间谍活动不算是什么大的犯罪行为，这符合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因此赫斯伯格和布希在付了数额不高的保证金后被释放（保证金是由德军秘密支付的），接下来便等待审讯。开庭之前，这两名纳粹间谍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在美国露面。

13 弗莱克菲尤尔镇的假卖国贼

金发碧眼、33岁的贡瓦尔·汤姆斯德，在阿道夫·希特勒于1940年9月发兵前往挪威且不损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该国之前，曾经一度是挪威南部沿海颇受欢迎的知名人士。但是9个月之后，汤姆斯德加入了臭名昭著的投降派维德肯·吉斯林建立的挪威纳粹党——“纳斯乔诺·山姆林”，因此又成了挪威南部最招人唾弃和仇视的人。

儿时的好友对他侧目而视。人们为了戳破他的摩托车轮胎，在他的农舍门口撒上大头针；清晨起来，他发现自己心爱的马被人割断了脖子；而他的车只要停在弗莱克菲尤尔镇，就一定会被人放掉气。一次，一位小姑娘从她骑的三轮车上摔下来倒在了人行道上，他想上前去搀扶，却被吐了一脸的口水。更有爱国的人想了种种办法要除掉这个叛国贼。

汤姆斯德的母亲同样遭到了排斥。相交多年的好友和她断绝了来往。商店的营业员也以缺货为由拒绝向她出售货物。在去教堂做礼拜的路上，邻居们没有一个正眼瞧她。每次参加社交活动，她耳边不时会响起不堪入耳的谩骂声。

最初她的母亲不愿相信自己的儿子是个卖国贼——这太伤人心了。更让她痛心的是，她的知心老友竟对她说：“你儿子简直是疯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坚持为儿子正名。她站在自家门口，走上大街，挨家挨户不停地告诉人们：“我儿子从没让我觉得他有叛国倾向。”

母亲为儿子的辩护已经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因为有太多值得信赖的好人也都相信她儿子有叛国行径，因此连她自己都开始怀疑了。然而她始终不敢亲口向儿子求证，害怕得到她最不想知道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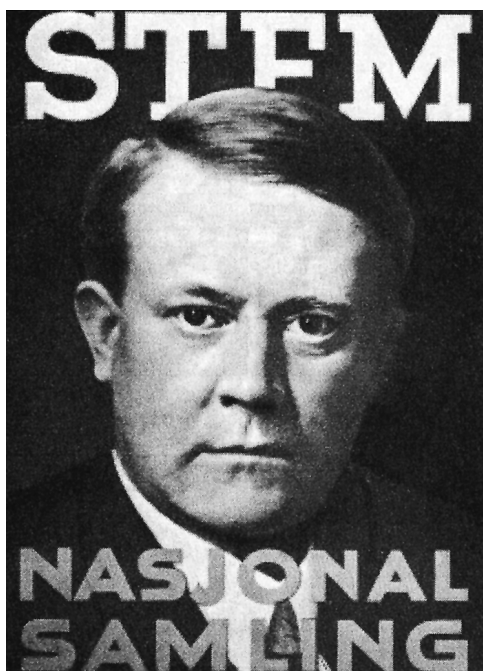
汤姆斯德的母亲越来越不抱希望了，于是她决定动身前往离

弗莱克菲尤尔 6 英里的海勒镇上的一个 90 英亩大的农场去看儿子。在儿子起居室的墙上，她看到了挂着阿道夫·希特勒和维德肯·吉斯林的两幅巨幅画像。更让她吃惊的是，这里不时有德国政府、盖世太保情报机构以及纳斯乔诺·山姆林党的人员来访。

终于有一天，她进农舍时看到儿子穿着纳斯乔诺·山姆林党的灰色制服，戴着纳粹的臂章，简直不可思议！她痛苦至极。她告诉人们：“我再没有这样的儿子了！”但她始终难以理解，汤姆斯德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使她那一向有思想、有见地并令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背叛他的祖国。心中的困惑让她备受煎熬。

得知母亲声明和他脱离母子关系，汤姆斯德心中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楚。然而自己的赤子之心却不能表白，因为他正在进行

臭名昭著的德军勾结者维德肯·吉斯林及他的纳斯乔诺·山姆林党的宣传招贴画。（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这需要他顶住一切压力，巧妙地处理各种复杂的形势。

汤姆斯德是在维和姆期特占领挪威不久后开始伪装成纳粹党信徒的。他原本是一个地下谍报组织的首领。该组织分布范围极广，沿着南部海岸从东部奥斯陆到港口重镇斯塔万格，延深 200 多英里。

1940 年和 1941 年的初冬，弗莱克菲尤尔的谍报组织网和挪威境内的所有反侵略组织一样不断壮大。他们秘密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在德国代表海因里希·特博文宣布遭人鄙视的维德肯·吉斯林取代挪威人民所敬爱的国王哈肯成为国家首领之后。

此时领导该组织的年轻的爱国者们想出了一条妙计：不惊动盖世太保或吉斯林党徒而又能渗透该地区德国政府要员的圈子。该计划的实现需要一位有志之士承受住普通人无法忍受的巨大压力。贡瓦尔·汤姆斯德被推举为执行该任务的合适人选，因此而成为一个嚣张的“纳粹狂热分子”。

汤姆斯德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表面上公开投奔德国军方，暗地里则独自开始执行任务，尽全力从德国人手中获取德国掌握的有关挪威的情报，通知身处险境随时可能被捕的爱国同胞。

于是，一夜之间，贡瓦尔·汤姆斯德变成了裘德斯·汤姆斯德。他曾经是那么在乎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那么与世无争、热心助人、宽宏大量。他一直敬爱她的母亲，关心他的亲朋好友。而如今，他却必须扮演一个遭人鄙夷的叛徒。

只有少数弗莱克菲尤尔地下谍报组织网的领导知道贡瓦尔的卧底身份。在他表面生活的另一面，他还将继续领导地下组织活动。

1941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托尔·纳加来到海勒农场拜访贡瓦尔·汤姆斯德，给他带去了一份惊喜——一台闪闪发亮的电报接收器。事实上，纳加经营的弗莱克菲尤尔镇上最大的杂货店是组织网的“邮局”，这台电报接收器是从弗莱克菲尤尔镇以南 250 英里中立国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地下办事处秘密运来的。在少校马尔科姆·蒙特的统帅下，该办事处将人力、武器、

军火和通讯设备源源不断地从斯德哥尔摩输入邻国挪威。

眼前的电报接收器让贡瓦尔万分欣喜——他可以在与德国纳粹的斗争中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了。汤姆斯德从小就是个无线电迷，对他来说，在自己的农场里收发消息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不被纳粹的侦探发现。于是他将电报接收器藏在了农舍的阁楼里。

杂货店店主纳加拿出一把绿柄的美国军刀让贡瓦尔仔细看清楚。“如果有人带着一把同样的刀来这里，那他这就是这台电报接收器的主人，你要从他那里接收指示。”他严肃地解释道。

就在纳加将那台珍贵的电报接收器藏在海勒农场前不久，乘一艘 21 英尺的摩托小艇逃离德国占领的挪威来到苏格兰艾伯丁、化名维金的奥德·斯达海姆登上了一艘英国潜艇，并于 1940 新年前夜借一只橡胶小艇从挪威西南海岸的一个偏僻的海湾潜上了岸。斯达海姆的任务是联络科里斯蒂安桑地区的抵抗组织。

数天后，一位自称奥拉达·斯文森的陌生人出现在了海勒农场。汤姆斯德和他相互怀疑地审视着对方，毕竟挪威遍布着秘密警察和纳粹的走狗。汤姆斯德焦急地等待着对方出示那把绿柄的刀，而叫“斯文森”的人却迟迟毫无动静。两个人不断地相互盘问，一两串对答之后，客人终于拿出了刀。两人都笑了，高兴地握住了手。

化名奥拉达·斯文森的挪威陆军中尉奥德·斯达海姆用电报接收器打出了预先设定好的呼叫信号并取得了回应，从此建立了和伦敦的联络。

贡瓦尔的情报收发机作用巨大，整个组织网的活动都有赖于它。无论当地的情报组织收集情报的效率有多高，只有将这些情报准确及时地传送到伦敦，它们的作用才能得以发挥，因为在盟国伦敦可以根据情报立即采取行动或是为行动计划提供依据。

弗莱克菲尤尔镇是侦察德国船舰的最佳地点，因为它地靠作为海军基地的挪威第三大港科里斯蒂安桑。所有发往或驶出科里斯蒂安桑的船舰为了寻求德国沿海炮兵阵和雷达系统的保护，都会沿海岸线航行，所以伦敦方面可以在数小时内获知几乎所有途

经此海域的船舰的大小、型号及路线。

在科里斯蒂安桑有两名挪威人已深得当地统治者的信任。一个是叫维果·阿克塞尔森的轮船经销商。大多数挪威人都觉得他是个容易亲近的人，对战争毫不关心也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由于他对德国军官阿谀奉承、百般讨好，甚至参加盖世太保召开的会议，所以引起了许多人的仇视。

阿克塞尔森几乎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出海港。作为盖世太保公认的朋友，连海港的德国总管也不介意这位快活的挪威人在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码头、船只、海洋一直被阿克塞尔森视做生命，所以他帮助德国海军守卫检查进出的船只。真是个好样的老维果！

另一位在海军基地赢得德国人信赖的是年轻的记者约翰琼斯·希兰德，他同时还是虚假的国家救助基金组织的秘书。虽然希兰德和阿克塞尔森在德国人看来都没有什么害处，甚至有时还能帮上点忙，但实际上两人却是地下组织在科里斯蒂安桑套取机密的核心人物。

与此同时，贡瓦尔·汤姆斯德也在机敏地扮演着他的双重身份——纳粹信徒和挪威的爱国志士。每天他都照例去挪威纳粹党在弗莱克菲尤尔的总部，回到农场后则将自纳加的“邮局”收到的来自整个挪威南部的情报发往伦敦。

但对于纳加而言，作为一个知名的公众人物，他亲自带着情报去海勒农场太冒险了。一个杂货店店主有什么理由不顾自己的生意，几乎天天这样来回呢？最终这个问题被汤姆斯德聪慧的未婚妻索菲·罗维格解决了，在弗莱克菲尤尔的一家奶制品场工作的索菲主动请求做送信人。她已做好准备，万一被盖世太保发现携带非法情报，她对自己的命运便不再抱任何幻想。

1941年5月初的一天，位于科里斯蒂安桑的公共安全局的局长、党卫军上校鲁道夫·科纳拜访了伪装的纳粹激进分子贡瓦尔·汤姆斯德，他来与贡瓦尔讨论一件重要的事。科纳手下的电子讯号监测人员发现了一台秘密的收发机，毫无疑问是由挪威的“恐怖分子”操纵的。收发机就藏在弗莱克菲尤尔地区，但是被

称做 D-Fer 的监测设备无法确定具体地点。汤姆斯德能找到这台非法的收发机吗？

挪威人当即向他的公共安全局领导保证，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事实上，汤姆斯德打算去调查他自己的地下工作。

与此同时，在科里斯蒂安桑，维果·阿克塞尔森借机来到多山的郊区，发现了在挪威海湾的洞穴里伪装隐藏着攻击力强劲的德国战舰“俾斯麦号”和巡洋舰“犹庚王子号”。这个消息火速传到了海勒农场里的贡瓦尔·汤姆斯德那里，他立即通知英国海军司令部，他们才又重新捕捉到这两艘舰艇的踪迹。

1941 年 5 月 20 日早上刚过 7 点，伦敦收到了发自海勒农场的电报：“有三艘驱逐舰护航的一艘战斗舰，很可能是德国船，经过科里斯蒂安桑港正朝西前进。”这个消息震动了英国海军司令部。显然，德国海军舰队引以为豪的“俾斯麦号”——这艘始终威胁着英国最重要海运航道的战舰出航了，席卷北大西洋的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5 月 24 日清晨，“俾斯麦号”和“犹庚王子号”遭到了包括“威尔士王子号”、年久的巡洋战舰“胡德号”以及包括巡洋舰“萨伏尔科号”和“诺伏尔科号”在内的英国皇家舰队的阻截。一场激战打响了。久经战场的无畏舰“胡德号”——英国舰队的骄傲——被“俾斯麦号”的齐射炮弹击中并炸成了碎片，船上的 1,500 人中只有 3 人幸免于难。

不久，“威尔士王子号”——英国战舰中装备最现代化的一艘，也被水下爆破弹击中，船长不得不放弃了计划。但是“俾斯麦号”也被齐射炮击中，船体严重受损。尽管不断地漏油，“俾斯麦号”还是拖着它庞大的身体驶入了大西洋，把巡洋舰“萨伏尔科号”和“诺伏尔科号”甩在了安全距离之外。紧接下来的就是长达 1,700 英里的海上追击，这段追击距离也许创下了海军历史之最。

大约在当天晚上 10 点的时候，“俾斯麦号”又被航空母舰“胜利者号”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速度和作战能力进一步降低。通过监听海军通话，英国海军司令部肯定“俾斯麦号”会在法国

的不列颠半岛最西端的布雷斯特靠岸。

英国海军司令部终于觅到了消灭“俾斯麦号”的大好时机。于是两架装配了“箭鱼”鱼雷的飞机从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上起飞，轰炸了“俾斯麦号”。在炮火的攻击下，“俾斯麦号”被打得千疮百孔，终于，5月27日上午5点，燃起熊熊大火、冒着滚滚浓烟的巨轮停止运转，沉入了海底。随之有2,000名船员葬身大海，只有200人浮出水面，保住了性命。

被视为德国海军骄傲的“俾斯麦号”的沉没不仅让英国海军司令部上下一片欢腾，更使英国的后方战线振奋不已。参与此次行动的皇家海军人员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英雄，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倘若没有挪威弗莱克菲尤尔镇的抵抗组织的战士们的努力，“俾斯麦号”完全有可能不被发现，而在大西洋上横行无忌，击沉无数盟国的商船。

当世界各国都得到了“俾斯麦号”沉没的消息之后，贡瓦尔·汤姆斯德却不得不来到挪威纳粹党弗莱克菲尤尔镇总部，再次展示他超凡的演技。他极力掩饰自己由衷的欣喜，表露出世界末日来临前的那种无尽的沮丧和绝望。就这样，汤姆斯德一直把他的双重身份保持到了战后。待他的真实身份被公开后，他便成了民族英雄。

14 单人间谍机构

1940年12月11日这个阴冷的早晨，茫茫白雪覆盖了华盛顿。绰号为“勇敢的比尔”的华尔街律师威廉·J·多诺万接到了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紧急召见，被引入了白宫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总统邀请这位银灰色头发、干练结实的多诺万充当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让他远赴地中海、欧洲，“尽一切可能去帮助英国渡过难关，援助所有抵抗纳粹的国家，用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决心去感动、鼓舞每一个人”。

这将是一项极不寻常的任务，通常消息会被封锁得严严实实，这次却特意泄漏给了媒体，为的是向德国和意大利的间谍、外交人员及决策者施加心理压力。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纽约“69号战斗之狮”步兵团的上校，多诺万荣膺议会荣誉勋章、特殊功勋十字奖章、三枚紫心勋章和其他一些战斗荣誉勋章。抱着效忠祖国、迎接挑战的热切希望，他立刻接受了总统制定的任务。

“勇敢的比尔”的任务是组建单人秘密情报局。在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天然的屏障保护下，一直困扰美国的主要问题还是国内政事。因此美国是惟一个没有侦探敌国动向的秘密情报机构的国家，同样它也没有名副其实的军方情报部门，这使罗斯福在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甚至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时具有极大的盲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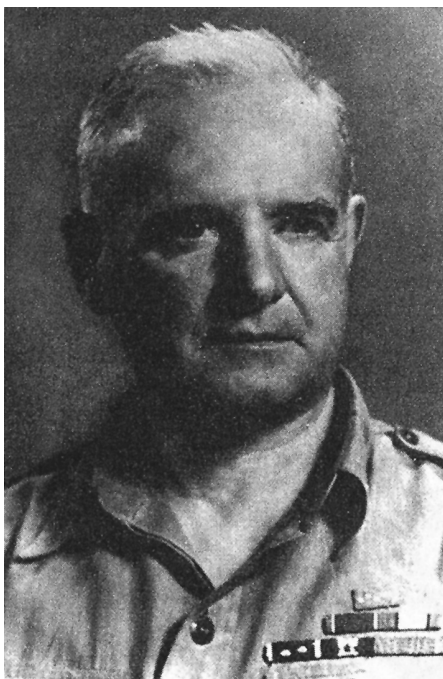
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多诺万像着了魔似的在华盛顿奔走，要求罗斯福政府的要员为他的谍报外交活动做好准备。被誉为华盛顿政界中头脑最敏锐的战时大臣亨利·L·史汀生，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早上，比尔·多诺万上校前来告诉我有关他即将执行的任务……他极富感染力的描述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将远行去

英国看看，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华盛顿，关注多诺万即将开始的行动的人当中还有马萨诸塞大道上那栋难看的砖砌德国大使馆里的代理大臣汉斯·汤姆森博士。汤姆森，这位彻头彻尾野心勃勃的纳粹追随者，早已将使领馆改造成了从华盛顿、纽约及其他各地的政府要员处收集美国机密、策划阴谋活动的温床。在罗斯福召见比尔·多诺万几天后，设在柏林的德国情报机构就得到了有关这次即将开展的任务的消息。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陆军和海军情报部门的官员们正在讨论如何掩护多诺万。有些人认为他应该乘坐海军飞机出国，另一些人则建议他搭乘固定班次的民航飞机化名前往。最后大家决定他还是交替使用假名和真名。



“勇敢的比尔”
威廉·J·多诺万
受命奔赴海外，
从事间谍活动。
(图片来源：美国陆军)

12月6日中午，载着游人前往加勒比岛的巨型水陆两用飞机“百慕大快船”正准备起飞的当儿，一辆出租车猛地停在了巴尔的摩的码头旁，黄色的车里走出一位穿着体面的中年男人。从“百慕大快船”的乘客名单上看出他叫唐纳德·威廉姆斯。几位记者立即注意到了他公文包上印的缩写字母WJD并认出了他。

看着记者们蜂拥上前，多诺万冷静地掩饰住了自己的惊讶。虽然他为总统离开美国去完成那项重要的任务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会去哪里，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以及他出发的时间和地点。如今让多诺万困惑不已的是，究竟是谁告诉了新闻媒体他会从巴尔的摩出发。难道是总统罗斯福？

到达百慕大的第二天，多诺万登上了“大西洋快船号”向葡萄牙的里斯本进发。同船的还有五位身着便装的美国陆军军官，丝毫看不出他们对罗斯福的计划有任何了解。几人小心地避过了媒体的镜头，因为他们和他一样，也是这项秘密行动中的一部分——真正机密的那部分。

资金短缺、人手匮乏的陆军情报局的负责人乔治·斯特朗少将已派遣五人前去支持多诺万的工作。“勇敢的比尔”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事实上，他们却是各自分头进行调查并向英国军事基地和军队汇报的。军方领导十分担心多诺万回到美国后会强烈要求罗斯福增加对英国的资助。

军队代表队的负责人——中校弗农·S·普里查德接到指示，要求带回对英国非常不利的情况报告，这样就可以胁迫总统罗斯福将美国的军备建设放在首位，而不是先帮助英国加强其本已不错的武器装备。

12月17日，一架水上飞机载着多诺万和情报局便衣特工启航离开了巴哈马斯。多诺万从里斯本上岸后转乘皇家空军的飞机飞往英格兰的普尔。在普尔他改坐火车来到伦敦，住进了当地最豪华的克拉里奇酒店的舒适套房。这时五名军方特工离开了多诺万，想必是去执行他们监视英国军方的任务了。

就在一天之后，多诺万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唐宁街共进晚餐。正如这位美国人预料的那样，首相以他独具感染力

的口才强调了美英两国通力合作共同抗击阿道夫·希特勒的必要性。多诺万按照罗斯福总统给他的指示答复首相：在此历史性的危机中，两国一定要相互支持。

在英格兰逗留期间，多诺万四处打探军事情报，以及有关政治、社会、心理、经济领域的所有情况，以便证明英国有能力抵抗英吉利海峡对岸强大的德国国防军。

当多诺万在英伦三岛不知疲倦地奔走时，英国最高秘密机构“双十字委员会”策划了一项计划，打算向柏林提供此次美国来访目的的假情报。大战在欧洲爆发后不久，“双十字委员会”便组建成立，开始误导和迷惑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将军。

“双十字委员会”迷惑信息系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在大不列颠被俘的德国间谍。这些间谍没有被绞死、埋葬进而被人们忘却，相反他们得到了改造——就是转行向第三帝国中他们原先的主人发送假情报。

现在，其中一位受过改造的间谍拿到了一份手稿，在“双十字委员会”的命令下，他把电报内容发给了远在汉堡的阿伯维尔，阿伯维尔对自己手下的叛变一无所知。消息是这样说的：“臭名昭著的美国军事间谍”多诺万上校来到伦敦是为了劝说温斯顿·丘吉尔与阿道夫·希特勒签署和平协议，以免英格兰毁于一旦。“双十字委员会”只盼着这个消息会让希特勒误以为丘吉尔很快就会求和，进而放慢侵略英国的步伐。

12月26日凌晨刚过2点，多诺万便乘坐英国水上飞机从英吉利海峡漆黑的海面上起飞，呼啸着朝南飞往英国在地中海口的堡垒——直布罗陀。这座石灰石构造的堡垒和西班牙之间通过一条长1.5英里的低洼沙质地峡相连。

西班牙政府在二战中是中立国，但该国的独裁者总司令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更倾向于站在纳粹德国而非其盟国一边，因而大批德国间谍能够自由地在西班牙境内走动。毫无疑问，不少纳粹势力已经埋伏在了地峡的那一端，此刻他们正透过功率强大的双头望远镜守候着比尔·多诺万的到来。

在对直布罗陀的防御能力进行了24小时旋风般的调查之后，

多诺万登上了皇家空军的轰炸机，西行至英国在地中海的直辖殖民地马耳他。那天夜里，他就领教了这个小岛所遭受的 125 次猛烈轰炸中的最近一次。

1941 年 1 月 17 日，在北非的利比亚沙漠里，当英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正在酣战时，多诺万抵达了英国在埃及开罗的中东指挥总部。他不顾别人的阻挠，当即要求把自己送进沙漠，以便更真切地目睹大战。多诺万知道，晚上开着吉普车跋涉在没有大路的荒凉的沙漠里，就没人能够确定他在哪里了。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论何时，只要抓住他这个“美国大间谍”，就会让追踪他的敌人赢得英雄般的声誉。

经过在开罗城里及其周围的十天的会议和调查后，多诺万飞到了希腊的雅典。在那里他和总理约翰·迈塔克瑟及希腊军权在握的将军亚历山大·帕泊格斯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尽管希腊军队一直在抗击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的侵略军，阿道夫·希特勒尚未占领希腊，但是他们越来越感觉到来自敌方的压力了。

到希腊后不久，多诺万收到希腊情报部门的消息，德国谍报局狡猾的局长、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已经知道美国人来到了希腊，并且还调动了一队秘密警察前来跟踪。多诺万在雅典的短途旅行期间，无暇顾及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过，发现卡纳里斯派出的探子后再将他们甩掉，给了他莫大的乐趣。

多诺万结束了雅典的三日之旅，搭上了开往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夜班火车。他发现德国谍报局的暗探们还在跟着他，但他没有打草惊蛇。第二天到达目的地后，多诺万直接去拜访了前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治·厄尔。

厄尔 40 出头，结实强壮，有一种粗犷美。他在 1934 年曾是美国驻奥地利大使，而当时向华盛顿汇报了新的德国领袖阿道夫·希特勒预谋重新武装第三帝国，以图吞占整个欧洲的，不是别人，就是他。华盛顿国务院里的官僚们对他的情报不屑一顾。他们把厄尔看成是一个为了提高自己声誉而夸大事实的功利主义者，一个好事之徒，一个让外交部丢脸的败类。

数年之后，厄尔作为大使被派往沙皇鲍里斯三世在索非亚的

宫廷。抱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希特勒发自肺腑的反对，厄尔制造了一次又一次事件。有一次，他发现一名德国间谍在他的府邸周围来回走动，试图刺探情报，对此他采用的是最不符合外交使节的做法。他狠狠地殴打这位不速之客，直到这家伙交待，自己来是为了获取对性格外显的反纳粹派厄尔不利的情报。

两个月之后，厄尔在索非亚的一家夜总会挑起了和德国秘密警察的争执。当时在场的一名纳粹分子要求乐队演奏希特勒时代的国歌《卫塞尔地堡之歌》。坐在座位上的厄尔愤怒极了。表演结束后，他冲上演奏台要求乐队演奏源自一战时期的英国思乡民歌 *Tipperary*。

随着乐曲 *Tipperary* 在拥挤的夜总会里飘荡，从纳粹暗探坐位那边投掷过来一只空威士忌酒瓶，瓶子落在了乔治·厄尔和他的三个伙伴（两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的旁边。一场恶斗立刻展开了。双方大打出手，桌子椅子都成了可以利用的武器，夜总会里的许多东西都被损坏。最后，厄尔称他们一方获得了胜利。

现在，“勇敢的比尔”和乔治·厄尔，一对生性好事的冒险家，就有关沙皇鲍里斯和保加利亚所面临的被希特勒吞并的局势详谈了数小时。第二天，多诺万又和沙皇畅谈了许久。离开时，多诺万可以肯定保加利亚的统治者会不顾任何威胁坚决抵抗希特勒。

而当多诺万与鲍里斯谈话的时候，厄尔正在府里招待他的匈牙利女朋友。这位迷人、性感的舞蹈演员事实上是德国谍报局的一名间谍，而这一点我们的外交官早已知晓。多诺万回来后，厄尔急于听他说说他和沙皇谈话的情况，便请他的女朋友上楼去。

去沙皇鲍里斯的宫殿之前，多诺万把他的公文箱留在了房间里。箱子里放着的机密文件详细记录了美国和英国计划向保加利亚输送的武器和弹药，并准备在德国侵略的时候采取行动。两个美国人在楼下细谈，而那位匈牙利美人则悄悄地潜进多诺万的房间，偷出了公文箱，并火速赶往她在索非亚的反间谍机构联络处。

多诺万回到房间，发现箱子不见了。显而易见，它被偷了。

“勇敢的比尔”没有必要担心他的箱子，因为他们本就打算诱使厄尔的女朋友偷这个箱子。所谓的绝密文件都是假的，它们是由伦敦“双十字委员会”的智囊团伪造出来迷惑德国情报局的。

为了让文件中所说的计划更可信，厄尔特意打电话给一位他知道在秘密为纳粹德国工作的匈牙利高级警官。厄尔用一种努力地压抑着自己情绪的口吻，请这位警官帮助找回丢失的公文箱，还连连解释说里面装了他自己的护照、个人文件和一小笔钱，却只字不提那份绝密材料。

数天之后，设在伦敦以北 40 英里的布莱奇利公园里隐秘的英国解码中心“奥尔塔”发现阿道夫·希特勒中了圈套。通过破译德国的无线电报，“奥尔塔”解码中心获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已将那份伪造文件用电报发给了陆军司令和德国高级外交官。

在公文箱失窃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勇敢的比尔”坐在了白宫的总统办公室里，就他的异国之旅绘声绘色地向罗斯福总统作了长篇汇报。